

凱豐編譯

什麼是列寧主義

(第二分冊)

中國出版社

出版

310
2722
2

119.137
682=2
12

MEDICAL
Ac. 28B
0080

義主寧列是麼什

(論理的命章・冊分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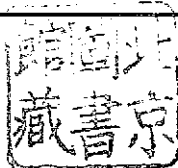
譯編豐凱



3 0605 1030 6

版出社版法國中

A 231088



什麼是列寧主義

——第二分冊——

編譯者 凱 豐

出版者 中國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書店

定價 每冊六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再版

目錄



第三編 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第一章 帝國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和動

力……………一三五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與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一三五

二、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

前夜的理論……………一四五

(1) 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理論……一四五 (2)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

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一四七 (3) 帝國主義時代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的物質前提成熟……一五〇 (4) 帝國主義是激烈的突變的災難的衝突的時代……

一五二 (5) 資本主義總危機及其發展的三時期……一五八

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和後備軍及政黨的作用……一六二

(1) 社會主義革命是先進國家內無產階級的國內戰爭與落後國家內整個民主的和革命的運動和聯合的時代……一六二 (2) 無產階級是惟一革命到底的階級……一六

五 (3) 勞動農民是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後備軍……一六六 (4) 民族解放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一七一 (5) 共產黨底領導和無情的與機會

主義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決定條件……一七四 (6) 把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是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

一八四

四、揭破社會民主黨關於社會主義的前提與資本主義「和平的生長」

到社會主義的空話……一八八

(1) 與孟塞維克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和對十月革命估計的理論作鬥爭……一八九

(2) 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資本主義「和平生長」到社會主義的理論……一九二

第二章 資本主義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不平衡性，在薄

弱的環子上帝國主義鏈子的破裂與社會主義在

一國內勝利的可能性……………二〇一

一、斯大林同志論帝國主義時期內發展不平衡性的列寧主義的理

論，論薄弱的環子和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的可能性……………二〇一

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與反對托洛斯基否認這一規律的鬥爭……………二〇三

三、帝國主義的世界系統與帝國主義鏈子在薄弱一環內破裂……………二一五

四、列寧主義關於薄弱一環的理論與反對布哈林派曲解該理論的鬥

爭……………二一八

五、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

的問題……………二二〇

六、在一國內革命的勝利是加遠全世界無產階級勝利的推動和工具……………二二四

第三章 帝國主義時代革命的主要形式與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二三二

一、爲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與革命的主要形式……………二三二

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二三五

(1) 斯大林同志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與關於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二三五 (2)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二四三 (3) 無產階級爲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而鬥爭就是

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二五六 (4) 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的動力與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動力……………二六〇 (5)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論革命的

轉變……………二六一

三、黨在反對曲解列寧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

轉變的學說和策略的鬥爭……………二六四

(1) 反對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鬥爭……………二六四 (2) 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反對右

派否認轉變的戰略計劃的鬥爭……………二六七 (3) 黨反對托洛斯基譴度布爾塞維克在

一九一七年「改換武裝」的鬥爭……………二七四 (4) 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對普列布拉

仁斯基的機會主義立場的批評……………二七七 (5) 揭破托洛斯基主義者在轉變的問題

上偷貨運私……………二七八

第四章 革命危機及其在現階段的成長……………二八一

一、列寧論革命形勢……………二八一

二、列寧論武裝暴動是革命危險的頂點……………二八六

三、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無產階級勝利直接的條件……………二九四

四、無產階級革命與目前國際形勢……………三一二

第三編 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第一章 帝國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

和動力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與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這個曾經像魔術一樣造成那樣強大生產手段與交換手段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好像一個魔術家一樣已經不能再支配那些它所呼喚出來的地下怪力了。幾十年來，工業與商業底歷史不過是近代生產力反抗近代生產關係與財產關係底歷史，這種財產關係正是資產階級及其統治底生存的條件。只要指出那些商業危機足夠

了，它的週期性的重來逐漸更嚴重地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底存在成爲問題。在商業危機中，不單既成生產品底一個大的部分，並且已經造就的生產力底一個大的部分都被通常地毀滅了。在危機中發生一種社會的瘟疫，這在一切過去的時代看來一定會覺得是荒唐之事——這就是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一轉瞬間突然回到了野蠻狀態，好像一種飢荒，一種普遍的殲滅戰把它的一切生活資財斷絕了；工業、商業都好像消滅了。爲什麼呢？爲了社會有過度的文明，過多的生活資財，過多的商業。社會所支配的生產力已經不能用來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及資產階級財產關係的發展；相反的，它們（生產力——譯者）對於這種關係是過於強大了，它們被這種關係阻礙了，一旦它們把這個障礙克服，它們就使得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於混亂，使得資產階級財產底生存發生危險。資產階級的關係，若想包容他們所創造的財富，是大狹窄了。——資產階級用什麼方法來克服危機呢？一方面強迫消滅大批生產力；另一方面爭取新的市場與更加澈底地剝削舊的市場。這究竟是哪一種方法呢？這就是準備更多方面的與更厲害的危機，並且減少預防危機的手段。

資產階級用來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對準着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做好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它並且產生了將要使用這武器的人們——近代

的工人們，無產者。

工人底勞動

隨着資產階級，也就是說，資本，發展的程度，無產階級，近代工人階級，也同樣發展起來，這個階級要有工做才能生存，而他們只在自己勞動增殖資本之時才能找得工做。這種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們同一切其餘的貨物一樣是一種商品，所以也同樣受着競爭底一切變化與市場底一切漲落之影響。

工人的勞動
成了機器底附
屬品

由於機器底發達與勞動底分工，無產者底勞動失掉了一切獨立的性質，因此也就失掉了對於工人的任何的吸引力。工人成了機器底單純的附屬品，要他去做的，只是些最簡單的最單調的最容易學會的動作。因此，爲工人所化的費用，差不多僅僅限於維持他生命與延續他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費。可是任何商品底價格，勞動的價格也是一樣，是等於它的生產費的。所以，勞動的計量程度越是增加，工錢越是減少。不止如此，機器的運用與分工越增加，勞動量也以同等程度地增加，這或是由於勞動時間底延長，這或是由於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底增加，機器底加速運

。以後，當馬克思詳細研究了剩餘價值理論之後，他作了改正，他以「勞動力的價格」來代替「勞動的價格」。

轉等等。

近代工業把家長式的師傅底小作坊變成了產業資本家底大工廠。工人羣衆被擠在工廠裏面，像軍人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被當做產業軍的士兵放在整批下級軍官與將領們底層監視之下。他們不單是資產階級的奴隸，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他們每天每時都被機器奴役着，被監工奴役着，特別是被各個有產者工廠主本人奴役着。這種專制主義越是公開宣佈職權是它的目的，它就越發可惡，越發可恨，越發可惱。

手工所要求的熟練與氣力越少，就是說，近代工業越發達，男人底勞動就越多地被女人和孩以兒童子們底勞動所排擠。對工人階級而言，性別與年齡差別已經沒有什麼社會的意義了。所存在的都只是勞動的器具，不過它的價錢隨年齡與性別變化而已。

當工廠主對於工人底剝削完畢，工人領到他的工資底現錢的時候，資產階級底另一部分，房東，店主，高利貸者等等就向他進攻。

以前的中等階層——小工業生產者們，商人與食利生活者，手工業者與農民——一切這些階級逐漸破落爲無產階級，一部分因爲他們的小資本不夠經營大工業，不能支持對於大資本家的競

爭；一部分因為他們的技巧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文不值了。無產階級就這樣地從人口底一切階級中補充起來。

無產階級經過了各個發展的階段。它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生存同時開始的。

最初各個工人，然後一個工廠底工人們，然後一個地方同一勞動部門底工人們，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各個有產者作鬥爭。他們進行鬥爭，不僅反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且反對生產工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自外國的競爭着的商品，他們打壞機器，他們火燒工廠，他們企圖恢復那已經消失了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形成了一個分散在全國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羣衆。工人們更大批的團結，那時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資產階級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不能不把整個無產階級發動起來，並且暫時它還能夠這樣做。所以，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不是和它的敵人作戰，而是和敵人底敵人作戰，這就是專制王朝底殘餘地主非產業底資產階級小有產者。這樣，整個的歷史的運動是集結在資產階級手中；而在這些條件下所得到的每個勝利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

但是，隨着產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增加了；它被集合爲許多較大的羣，它的力量增大起來，並且它自己也更加感覺得了。隨着機器一步一步地消滅勞動底差別，並且把工錢差不多到處壓到同樣低的水平，無產階級內部底利益與生活狀況也一步一步地趨於平均化了。有產者中間日益增長的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危機，使得工人們底工錢越發動搖不定；越發迅速發展的機器的不斷改良，使得無產者的生活狀況越發沒有保證；各個工人與各個有產者中間的衝突越發帶上兩個階級間的衝突底性質。工人們開始形成聯合來和有產者作鬥爭；他們團結起來，來維持他們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較長時間的團體，保證在發生可能的抗爭之間可以有所支持。有些地方，鬥爭爆發爲公開的暴動。

各處底無產階級 互相聯繫

有時工人們得到勝利，可是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底真實結果還不是那種直接的成績，而是工人們的越發擴大底團結。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展的交通工具使不同的地區底工人們互相聯繫，而促進工人們底團結。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使所有地方的到處性質相同的鬥爭集中爲一個國民的鬥爭。中世紀底市民，以他們的鄉村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實現的團結，近代的無產者用了鐵路，只要幾年就成功了。

無產者之組織爲階級，並由此組織爲政黨，隨時又因爲工人們自己中間的競爭而受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經常地更強大更結實更有力地重新發生起來。它（指無產者組織——譯者）利用資產階級內部分裂，逼迫着用法的形式承認工人們底個別利益。例如英國的十小時工作制的法案。

資產階級底本
身爭鬥

舊社會中間的衝突，在許多方面，促進無產階級底發展過程。資產階級處在不斷的鬥爭中，最初反對貴族；後來反對資產階級中利益與工業發展相衝突的一部分；並且經常反對一切外國底資產階級。在所有這些鬥爭中，它（資產階級——譯者）被迫向無產階級呼號，要求無產階級的援助，因此就把無產階級捲到政治運動的路上來。所以，正是資產階級自己把本身的教育成分，就是把反對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器傳授給了無產階級。

還有，像我們所已看到了的，工業的發展將統治階級底整個階層拋到無產階級裏面去，或者至少使他們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輸進了一些教育底成分。

最後，當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候，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瓦解過程帶上一種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性質，致使統治階級底一小部分從它脫離出去，而加入革命的階級，即掌握着將來的那個階級。所以像從前有一部分貴族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來一樣，現在也有一部分資產

階級轉到無產階級來，這就是一部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進到了整個歷史運動過程底理論的認識。

現在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各階級隨着大工業底發展而衰落與死亡，而無產階級則是它（大工業——譯者）自身的產物。

那些中間階層——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與資產階級鬥爭是爲着挽救他們的中間階層的存在，使之不至沒落。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是反動的，他們企圖使歷史底車輪向後轉動。如果他們也是革命的話，那就是因爲他們看到自己眼前就要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那就是因爲他們不是保護他們現在的利益，而是保護他們將來的利益，那就是因爲他們離開了自己的觀點而站到無產階級底觀點上來。

流氓無產階級，這種舊社會最下層底消極的腐朽，他們在某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牽入運動中。可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地位，他們是比較容易被收買來做反動的陰謀活動的。

在無產階級底生存條件中，舊社會底生存條件已經消滅了。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的；他對於老婆和兒女的關係和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是沒有任何相同之點的；近代產業的勞動，近代的資本

下面的壓迫，在英國好像在法國，在美國好像在德國，把全部民族的性質剝掉了。法律、道德、宗教、對於無產階級，不過是資本家的偏見，在這些東西後面隱藏着同樣多的資產階級的利益。

一切過去取得統治權的階級都把整個社會屈服在保證他們致富的那種條件下，他們圖謀這樣來鞏固他們所已取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祇有消滅自己以前的佔有方法，因此也就是消滅整個以前的佔有方法，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夠取得社會的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自己的東西；他必須破壞一切直到現在所存在的私產安全與私產保護。

一切直到現在所發生的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為少數人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極大多數人的，為了極大多數人利益的獨立運動。無產階級，現代社會底最下層如果不把上層社會成分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拋出九霄雲外，那末就不能夠抬起頭來，不能夠站立起來。

如果不是就內容而是就形式來看，那末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就是一個國家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不能不首先解決它自己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底一般階段的時候，我們注視了現在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掩着的國內戰爭，直至它到達一點，即爆發為一個公開的革命，那時無產階級用暴力來推翻資產階級，來建立

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一切從來所存在的社會是建立在壓迫的與被壓迫的階級底對立上面的。但是，要能壓迫一個階級，必須保證一些條件，使在這些條件之下，上述階級至少能夠維持奴隸般的生存。農奴在農奴制度內會做到公社社員，小市民也在封建專制底壓制下成爲有產者。可是近代的工人却相反的不但沒有跟着產業的進步而上昇，反而越發下沉，沉到本階級底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爲依人爲食的窮人，而貧富底發展比較人口與財富的發展還要更快。這顯明的指出，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再長久繼續成爲社會底統治階級，並強制社會把資產階級底生存條件當作支配的法則。它已經不能統治，因爲他甚至不能對它的奴隸保障奴隸狀態以內的生存，因爲它逼得把它的奴隸下沉到一種不能供養它，反而要它供養的地位。社會不能再在它上面生活，就是說，資產階級的生存已經和社會不相容了。

資產階級底生存與統治底根本條件是財富積累於私人手中，是資本底形成與增殖；資本存在底條件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完全建立在工人中間的競爭之上。資產階級不得已地不能抵抗地所造成的產業進步，使得因聯合而造成的工人們的革命團結代替了因競爭而引起的他們的分裂。

這樣，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藉以進行的生產與佔有生產物的基礎本身就從資產階級底腳下被抽掉了。資產階級首先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與無產階級底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二、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理論

1. 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理論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帝國主義三種
形式

第一個原理：資本主義先進國內財政資本底統治；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營業。把

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

所有這些，便揭露出壟斷的資本主義底粗鄙的寄生的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新迪加和托拉斯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的義憤加強地增長，使羣衆趨向無產階級革命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他們唯一的救星。（請參看列寧著的「帝國主義」）

從這裏便要得出第一個結論：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宗主國」國內的無產階級的戰線上爆發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向殖民地及附屬國加緊輸出資本；廣大「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變為由極少數的「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財政資本的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世界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單個的民族經濟，單個民族領土，變成所謂世界經濟這條鍊子底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將地球的人民分成兩個營壘：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及附屬國的那極少數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和迫得要作鬥爭以求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的那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及附屬國。（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就是在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國外的殖民地戰線上反帝國主義的義憤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底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底不平衡的發展，這種發展，引起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額」的國家中間為重分世界而起的猛烈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是恢復那已經破壞的「平衡」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便使得第三

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羈絆緊張起來，便激發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並使這兩條戰線對帝國主義的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就是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革命戰線，以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又將上面這一切結論，綜合成爲一個總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性質，範圍厚度，以及革命的一般方案這些問題的觀點，亦隨着改變。（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文本，三四頁——三六頁）

2.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階段。特點有三：帝國主義是（一）——壟斷的資本主義，（二）——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三）——垂死的資本主義。壟斷代替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的經濟特點和本質。壟斷主義表現在五個主要的形態上：（一）卡特爾，新迪

僅歐洲資本 主力的表現 註一

加，托拉斯；生產集中化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產生了資本家的壟斷聯盟；（二）大銀行的壟斷地位，三五個大銀行週轉美國、法國、德國的整個經濟生活；（三）托拉斯和財政寡頭爭奪原料的來源（財政資本是與銀行資本相融合的壟斷工業資本）；（四）國際卡特爾瓜分世界（經濟上的）已開始。這些國際卡特爾計算起來有一百個以上！他們管有一切世界市場，並「和睦的」瓜分（當還沒有用戰爭來重新瓜分時）。資本的輸出，成爲特殊性質的現象，這是與在非壟斷資本主義下商品的輸出不同。資本輸出是與經濟的政治領土的瓜分世界有密切的聯系。（五）世界領土（殖民地）的瓜分已經完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美洲，歐洲，後來在亞洲都是在1898年——1914年中完全形成了。美、西戰爭（1898年）（註一），英、布戰爭（1900——1902年）（註二），日俄戰爭（1904——1905年），以及1900年在歐洲的經濟危機，——這就是世界歷史新時代的主要歷史標誌。

註一：1898年的美、西戰爭，爲美國與西班牙奪取太平洋和大西洋內菲律賓羣島和西印度羣島等地的戰爭。

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這首先表現於這種腐蝕化的傾向與私有財產制下對生產工具的一切讓斷都不同。民主共和的與君主反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間的區別消除了，正因為他們彼此都是活生生的腐蝕下去（但一點也不取消在單個工業部門，在單個國家，在單個時期內，資本主義驚人的迅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的腐化性表現在造成廣大的食利階層，依據「剪票息」而生活的資本家。在四個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內——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有保證券的資本，各有一百億到一百五十億佛郎，這就是說每年各國至少有五億到八億的收入。第三，資本輸出更是加倍的寄生化。第四，「財政資本趨向於統治，而不趨向於自由」。帝國主義的特徵就是在各方面的政治反動。大規模的賄賂和收買，各種形式的欺詐。第五，剝削被壓迫民族，是不斷的與併吞相聯系，特別是少數「大的」列強剝削殖民地，更加把「文明世界」變為依靠在千百萬非文明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羅馬的無產者犧牲社會而生活。現在的社會犧牲無產者而生活。西史家第的這種深切的意見，馬克思特別着重的指出過。帝國主義稍微使情形有些改

註二：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的英、布戰爭，為英國反對南非洲權斯法爾和鄂永差兩僑布

爾共和國之戰爭。

變，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中的無產階級的特權階層，部份的是犧牲千百萬非文明的民族而生活。

很明顯的，為什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資本主義；因為從資本主義中生長起來的罷工，已經^是資本主義的死亡，是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帝國主義把勞動廣大的社會化（資產階級的辯護者經濟學家，稱這種社會化爲「交錯」）（註三），其意義也是一樣。

（「列寧全集」，第十九卷，「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裂」三〇一——三〇二頁，一九一六年）

3. 在帝國主義時代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物質前提成熟

自由競爭日益變爲壟斷。結果，就是生產社會化有巨大的進步。尤其是技術的發明和改進底過程，也在日益社會化起來。

從前，各個廠主是散處各方，各不相謀，各爲供給未知的市場而生產；現在呢，已經完全不

註三：參看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文本，第十章，第一三七

頁，列寧說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不承認馬克思所說「社會化」，而稱之爲「交錯」。

是各個廠主間所發生的舊式自由競爭了。生產集中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已能大概計算一國以內，或數國以內，或甚至於全世界所有的原料來源了（例如鐵苗礦）。現在不僅有人在作一種計算，而且這些富源都握在幾個大壟斷聯合手裏了。他們已經在對市場之大小作大概的估計，根據條約的協定，互相「瓜分」市場。熟練的勞動力都被壟斷；能幹的工程師都被僱去；交通的道路與工具（美國的鐵路，歐、美的汽船公司），都被奪去了。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是完全達到了生產最爲周密的社會化，無論資本家的願望和意識如何，是要拖他們進入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即是從完全的自由競爭到完全的社會化的過渡秩序。

（「列寧全集」，十九卷，「帝國主義」八九頁，一九一六年。中文本，「列寧選集」，卷八，三〇頁到三一頁，解放社版）

單是有公道正義，單是有羣衆對剝削痛恨的感覺，永遠不會把羣衆引上社會主義的正確的道路。但是，這時候大銀行、新迪加、鐵路等等的物質機關由於資本主義而已發展起來了；這時候先進國家的豐富經驗積集了驚人的技術成果，而資本主義又阻礙這些技術之運用，這時候覺悟的工人團結了有二十五萬人的政黨，以便在一切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幫助之下，爲着有計劃的

來奪取上述的機關，並加以運用。當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時候，如果布爾塞維克自己不爲別人所嚇倒，並且善于去奪取政權，那麼這時候在地球上找不出一種力量，可以阻礙布爾塞維克去保持政權，直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勝利時爲止。

（「列寧全集」，二十一卷，「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二七九頁，一九一七年）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因爲戰爭本身的恐怖要產生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經濟上沒有成熟，任何起義也不能造成社會主義），而且因爲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善的物質的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門，是歷史階梯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與社會主義的階段之間，任何其他的過渡階段都是沒有的。

（「列寧全集」，二十一卷，「臨頭的災難及怎樣與之鬥爭」，一八七頁，一九一七年）

4. 帝國主義是激烈的、突變的、災難的、衝突的時代

……當資本主義在歐洲先進國家完全地戰勝了封建主義，並且還可能比較更加安靜的和順利的发展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比較「和平」的資本主義時代，在空閒的土地上和資本主義的洪流沒有最後侵入的國家內，「和平地」擴張了廣大的區域。自然，就在這個時代裏（大約的指出是

反動的恐怖

帝國主義是

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代），「和平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生活條件，無論從戰爭的、或是總的階級鬥爭的意義上來說，離真正的「和平」是非常之遠。對於先進國家十分之九的人民，對於殖民地 and 落後國家千百萬的人民，不是「和平」，而是壓迫、痛苦、恐怖，這種恐怖恐怕比所謂「無窮的恐怖」還要恐怖些。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是比較更加激烈的、突變的、災難的、衝突的時代，這時對於人民大眾成爲標本的東西，與其說是「無窮的恐怖」，不如說是「恐怖的終結」。

因此，非常重要是應看到這種代替的發生，不外是資本主義以及一般商品生產最深刻的和最根本的傾向直接的發展，擴大和繼續。交換的發達，大生產的發達，——這一切基本的傾向，是近百年中在全世界所絕對看到的。在交換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在大生產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約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際，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就是交換造成了經濟關係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之所以成其爲大，就是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成爲標本的東西，已經不是「自由地」互相競爭的（在各國內是這樣，在各國間的關係上也是一樣企業），而是企業主的壟斷聯盟，托拉斯。標本的東西，是財政資本已經成爲世界的「霸主」，財政資本在國內和國際關係

反動的恐怖
帝國主義是

上，特別的變化多端，特別的錯綜複雜，特別的無人性 and 脫離直接的生產，特別的容易集中化，並且早已特別的集中化了，如屈指可數的幾百個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的手裏握着全世界的命運。

抽象的理論上的討論，可以走上這樣的結論，考茨基就走上了（雖然稍微有些不同，但同樣

是離開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結論，就是：這些資本大王的全世界聯合，已經離統一的全世界的托拉斯不遠了，這種托拉斯將用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來代替單個國家的財政資本的競爭和鬥爭。（

註）可是，這樣的結論是如此的抽象、簡單、不正確，如像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我們的「斯特魯維派」和「經濟派」類似的結論一樣，當時他們從資本主義的進步性，從它的必然性，從它在俄國

（註）編者原註：例如，考茨基在一九一六年這樣寫道：「帝國主義的現階段，定然不應當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形式，……發展不是走直線的，而是辯證法的，經過矛盾來完成的。因此，帝國主義已經引上了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又引上帝國主義。並不是不能的，在帝國主義之後來一個資本主義的新時代，在這種條件之下，有可能使各國的這種聯盟產生，並且各國的這種聯盟繼續有效的職能，如像中歐各國的聯盟，在白廳的基礎上加入爲會員國」。

最後的勝利，作出那樣的爲資本辯護的（在資本前面屈服，與它調和，讚美代奮鬥爭），非政治的（即否認政治，否認政治的重要性，否認總的政治震動的可能性等等；特別是經濟派的錯誤）結論，甚至直接作出「罷工主義」的（把「總同盟罷工」當作罷工運動的偶像而忘記或忽視運動的其他形式，直接從資本主義跳到純粹的罷工，只有罷工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結論。這是一些特徵，就是與自由競爭半市場的「樂園」比較起來，資本主義的進步性，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先進國內最後的戰勝「和平的」資本主義的必然性，現在還是不可爭論的事實，這就助長着走到如此各種各樣的政治的和非政治的錯誤和惡果。

特別是考茨基，他的明顯的離開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採取否認或忘記政治的形式，並不是採取「跳過」各種各樣的——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的衝突、震動和變革的形式，並不是採取帝國主義的辯護者的形式，而是採取幻想「和平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不和平的、好戰的、災難的「帝國主義代替了」和平的「資本主義，這是考茨基被迫承認過的，因爲他於一九〇九年在自己的「全集」內已經承認過，在那部書內他發表的意見的整個結論，最後一次表示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如果不可以簡單的、直接的、嚴密的幻想從帝國主義倒回到「和平的」資本主義去，那

末，在實質上，用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扮作幼稚的模樣，癡想「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難道也不可以嗎？如果是把各民族的正確的說：各個國家的，（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稱之爲超帝國主義，這種國際的聯合「或可」消除對於小資產者特別不愉快的、特別驚惶的和不安的衝突，如像戰爭、政治的震動等等一類的東西，那麼，何以當時不拋開目前已到來的已存在的、加倍衝突的和災難的帝國主義時代，而去幼稚的幻想比較和平的，比較無衝突的，比較無災難的「超帝國主義」呢？難道不可以拋開在西歐已到來的帝國主義時代所提出和已經提出的「激烈的」任務，而去用幻想的方法：「帝國主義的」時代或者可能很快的到來吧？隨這個時代之後，或者可能有一個比較「和平」的，「超帝國主義」時代吧？不需要「激烈的」策略的「超帝國主義的」時代吧？考茨基正是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的這樣一個（超帝國主義）新的階段，是可以想像的」，但「他能否實現，現在還沒有充分的前提，來解決這個問題」（「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一四四頁）。

拋開已到來的帝國主義不管，而去幻想能否實現還不知道的「超帝國主義」，在這種趨向中，是沒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氣味。對於那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捏造者自己還不能保證其實現，

而對於現在已到來的階段，則屈服於小資產階級的和非常反動的趨向，抹殺矛盾，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在這種措辭中，還承認是馬克思主義！考茨基允諾在將來尖銳的和災難的時代，可以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他在一九〇九年寫作自己的「全集」時曾經說到這個時代，曾經被迫完全肯定的預料到和承認過這個時代。現在，這個時代已經到來，而且成爲絕對無疑的時候，他又僅僅允諾在將來，能否實現還不知道的趨帝國主義時代，可能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總之一句話，在將來的時代，而不是在現在，不是在此刻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多麼便宜的允諾！賍賍的馬克思主義，支票上的馬克思主義，明天的馬克思主義，今天的抹殺矛盾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理論，——豈止理論，沒有比「現時代」流傳得更廣的國際主義的輸出，當熱烈的（非常激烈的呵！）國際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情國際主義的一切表現時……，可是只不是在自己的家裏，不是在自己的同盟者內，而是在敵人的營壘內；當他們同情民主時……，這時他的「同盟者」還允諾民主；當他們同情「民族自決」時，只是不同情那些附屬國的民族，而這些民族却誠懇的打算要有人同情他們……總之一句話，這是一千〇一次欺騙把戲之一種。

然而，反對這種抽象的「相像」在帝國主義之後的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即「趨帝國主義」，是否

可以來爭論呢？不可以。抽象的想像這樣一個階段，是可以的。只是在實際上這就是說變成爲機會主義者，在幻想將來的不激烈的任務之名義下，否認現今的激烈的任務。在理論上，這就是說不是依據於實際的發展的行程，而是預先就在幻想名義之下脫離了發展的行程，毫無疑義的，發展的方向是要走到一個獨一的全世界的托拉斯，無例外地要包括一切企業，無例外地要包括一切國家。但是，在那些環境下，用那樣的程度，在那些矛盾、衝突、震動之下——絕對不僅僅是經濟的，而且也是政治的、民族的等等——才能夠發展到這個方向去呢，帝國主義必然將要崩潰，資本主義必然將要變成自己的反面，比達到一個世界的托拉斯、達到各民族財政資本的「超帝國主義」的世界聯合，定然要早得多。

（「列寧全集」，十八卷，「給布哈林『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一書的序言」，一九二五年，三五四——三五七頁）

5. 資本主義總危機及其發展的三時期

……現在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總危機是產生於帝國

主義大戰時期，他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他促進了經濟危機的到來。

這是表明什麼呢？

法界資本主義的動搖
本身平衡

這首先表明，帝國主義大戰及其結果，加緊了資本主義的腐化，並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他表明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時代，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不是獨一無二和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制度，就是說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同時並存的有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日益發展，日益進步，日益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本身這一事實就表示資本主義的腐蝕，就是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

統治殖民地
的動搖

其次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內的基礎，表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的威權被破壞，表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已不能再用舊的方法維持統治。

1) 再其次，就是表明，大戰時候和大戰以後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出現了並生長了本地的幼稚的資本主義，他在市場上順利地與舊的資本主義國家競爭，這就使爭奪市場銷路的鬥爭加激和複雜起來。

不給解決
的
者

最後就是表明，大戰給了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一個繁重的遺產，這就是企業經常地不能開滿工和千百萬失業軍的存在，這些失業者由後備軍變為經常的失業軍，這種情形還在現時的經濟危機以前，就給資本主義造成大批的困難，而在危機的時候，當使問題更加複雜起來。

這些就是使世界經濟危機更加深和更加激的情形。

必須承認，現時的經濟危機是直到如今所有的世界經濟危機中最嚴重和最深刻的危機。

（摘譯自：斯大林，「在聯共十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從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後，國際工人運動經歷了整個發展的歷史階段，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各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時期，資本主義制度尖銳的危機的時期，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發動的時期，一九二一年就是這時期發展的頂點，一方面，是蘇聯戰勝干涉的力量和內部的反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與組織共產國際；另一方面，西歐無產階級的嚴重的失敗與資產階級總進攻的開始，就結束了這一時期。一九二三年德國無產階級的失敗是這一時期最後的一幕。這一失敗成為第二時期的起點，這是資本主義制度逐漸走向局部穩定，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過程，資本進攻的擴展和擴大的時期，

與因嚴重失敗而削弱的無產階級隊伍繼續防禦戰鬥的時期；另一方面，這個時期是蘇聯迅速恢復過程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重大成功的時期，同樣是共產黨在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政治影響增長的時期。最後，第三時期，在基本上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超出戰前水準，與蘇聯的經濟幾乎同時的超出這個水準的時期（所謂「改造時期」，在新的技術基礎上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繼續增長的開始）。這個時期，對於資本主義世界，是技術迅速的增長，卡特爾托拉斯加緊的增長，走向國家資本主義傾向的時期，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矛盾有力的發展的時期，這些矛盾的發展，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一切過去行程所決定了的形式中前進着（市場的縮小，蘇聯、殖民地的運動，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增長）。這第三時期特別尖銳的加劇了是生產力的增長與市場縮小之間的矛盾，這就使帝國主義各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反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干涉的民族解放戰爭，巨大的階級戰鬥的新時代，成爲不可避免的。一切國際矛盾的加劇（帝國主義各國與蘇聯其列強之時期）之間的矛盾，武裝佔領中國北部是瓜分中國和帝國主義之間鬥爭的開始），資本主義各國內部矛盾之加劇（工人階級羣衆左傾化的過程，階級鬥爭的加劇），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國、印度、埃及、敘利亞），這個時期經過資本主義穩定的矛盾之繼續發展，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資本主義穩定

之繼續的動搖與資本主義總危機之極端的加激。

(摘譯自「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報告記錄」)

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和後備軍及政黨的作用

1. 社會主義革命是先進國家內無產階級的國內戰爭與落後國家內整個民主的和

革命的運動相聯合的時代

社會革命不能夠是世界一切國家無產者底統一的行動，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地球上大多數的國家和大多數的人民，至今甚至還沒有發展到，或者只開始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階段。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在我們的綱領第六條上說過了*，但是啓也夫斯基簡直不注意或不會思索，所以他「沒

編者註：第三時期的現階段的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穩定結束的階段，參看本編第四章

*：「史大林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

參看「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的提綱，「列寧選集」第九卷第二一九到二二一

頁。(編者)

有看出」：我們提出這一條來，不是徒然的，而恰恰是爲要駁倒對馬克思主義的滑稽的曲解。……只有西歐和北美底先進國已經發展到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程度，啓也夫斯基可以談一談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見「社會民主黨人黨刊」），其中曾具體說明了一個實在的——而不僅是隨口答應的——「思想」：夢想「全世界一切國家無產者底統一的動行」，這無異於把社會主義延宕到希臘所沒有的朔日，就是說，延宕到「遙遙無期」。

以統一的行動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不是一切國家底無產者，而是少數國家即達到先進資本主義底發展階段的國家底無產者。啓也夫斯基正是不懂得這一點，所以犯了錯誤。在這些先進國內（英、法、德等），民族問題早就解決了，民族的共同性早就沒有了，「全民族的任務」客觀上也沒有。因此，只有在這些國家內，現在就可以「炸毀」民族的共同性，而規定階級的共同性。在不發展的國家內，在我們把她列入第二類和第三類的國家內（在我們的提綱第六條上*），即在東歐各國以及一切殖民地內，情形就不同了。按通例，此地還有被壓迫的和資本主義不發展的民族。在這些民族中，客觀上還有全民族的任務，即是民主的任務，推翻民族壓迫的任務。

。全上

恩格斯恰恰拿印度作爲這些民族底榜樣，他說：印度可以幹革命來反對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因爲恩格斯與令人可笑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有天淵之別，「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所想像的是：在先進國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不經過一定的民主辦法，「自然而然地」會在各處消滅民族的壓迫。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改造那些牠得了勝利的國家。這是不能馬上做到的，而且「戰勝」資產階級，也是不能馬上做到的。在我們的提綱內，我們故意着重了這一點，然而啓也夫斯基又沒有想過，談到民族問題的時候，我們着重這一點是爲着什麼。

在先進國底無產階級正在推翻資產階級和打倒資產階級與革命企圖的時候，不發展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是不會袖手而待的，不會死亡的，不會消滅的。如果此等民族甚至利用比起社會革命來如此渺小的那種危機，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底危機，如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的戰爭，以作暴動（殖民地，愛爾蘭），那末此等民族更要利用先進國內國內戰爭底大危機，來作暴動，這是毫無疑義的。

社會革命底發生，不能不是將先進國內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和不發展的、落後和被壓迫的民族中許多民主的和革命的運動（民族解放運動也在內）聯結起來的一個時代。

物質條件不全
的經濟

爲什麼？因爲資本主義發展是不平衡的，而客觀的實際情形告訴我們，除了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民族之外，還有許多很軟弱和經濟成熟程度底觀點上，來考察社會革命底客觀條件，因此他的責備，說我們似乎「瞎想者」何地可以應用民族自決，這其實就等於拿自己的罪過誣語他人。「列寧選集」、第九卷、解放社版，二四六—二四九頁）

2. 無產階級是唯「革命到底」的階級。

……工廠製造廠的工人是全體被剝削人民最先進的代表，爲着在有組織的堅持的鬥爭中，實現自己的代表者的資格——完全不是要求對於什麼前途的熱情，而只是要求簡單地向他們說明他們的狀況，說明壓迫他們的這種政治經濟制度系統，說明在這種系統下階級衝突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在資本主義關係的總的系統中，工廠製造廠工人的這種狀況，使他們成爲工人階級解放的唯一戰士，因爲只有資本主義高度的發展，大機器工業，造成這種鬥爭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在一切落後的地方，在資本主義低級發展的形式下，沒有這些物質的條件：生產分散爲千數的小經濟（在土地共有的水準形式下是不能改變散漫的經濟），被剝削者大部份還是管有小經濟，因此也就束縛着那種應當與之作鬥爭的資產階級制度，即是妨礙和阻撓推翻資本主義的

那種社會力量的發展。散漫的、個體的、小的剝削東縛勞動羣衆於一個地方，離散他們，使他們沒有可能來了解自己階級的團結，使他們沒有可能來聯合起來，使他們不能去了解壓迫的原因，不是這個或那個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的經濟系統。相反的，大資本主義必然要破壞工人與舊社會，與某個地方和某個剝削者的聯系，把他們聯合起來，逼迫得去思索，並造成可能的條件來開始有組織的鬥爭。社會民主黨把自己的一切注意和自己的一切行動都集中到工人階級上去。當他的先進代表獲得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關於俄國工人階級歷史作用的理論，當這些理論，得到廣大的傳播並在工人中創造出堅強的組織，把工人現時散漫的經濟戰鬥改造爲自覺的階級鬥爭——，那末，俄國工人階級就成爲一切民主分子的領袖，踏倒專制主義，率領俄國的無產階級（與全世界無產階級一道）用公開政治鬥爭的直接道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摘譯自「列寧全集」第一卷，「什麼是『人民之友』」，一九三——一九四頁，一八九四年）

3. 勞動農民是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後備軍

一、只有爲共產黨所領導的工業無產階級，能夠把鄉村的勞動羣衆，從資本和大地主土地私

享樂觀念
不能革命成
功

有制之下，從破產和帝國主義戰爭之下挽救出來，而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之下，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要一再的重複。鄉村勞動羣衆，除了與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聯盟外，除了斷然的幫助他的革命鬥爭，推翻地主（大土地私有主）和資產階級的枷鎖外，是沒有別的救星。

另一方面，如果產業工人留戀於狹隘的行會利益，狹隘的職業利益，並且如果把一切顧慮和奔走只限於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有時甚至是舒服的庸俗的地位爲滿足，那麼他就不能執行把人類從資本壓迫和戰爭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歷史使命。

正是在許多先進國內「工人貴族」方面有過這種情形，他們是第二國際社會主義政黨的主支柱，這些政黨在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最兇惡的敵人，是社會主義的叛徒，是庸俗的沙文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中的代理人。無階級級，只有在他一舉一動都表示一切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先鋒隊的條件下，在推翻剝削者鬥爭中表示他們的領袖的條件下，才能成爲真正的革命的階級，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行動的階級，然而不在農村中進行階級鬥爭，不把農村勞動羣衆聯合在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週圍，不教育鄉村勞動羣衆，是不能做到的。

二、無產階級應當把鄉村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引上鬥爭，或者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吸引到城

市無產階級自己的方面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鄉村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有下列的一些階級：

第一，農業無產階級，僱用工人（年工、季候工、短工），他們生活的來源，是靠於農業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來維持。與農村人口其他集團分別開來，獨立的組織這個階級（政治的、軍事的、職業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的），加強對他們的宣傳和鼓動，吸引他們到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面來，這是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第二，半無產階級，半耕農，即是那些他們生活的來源，一部份是靠於自己的或租來的一小塊土地上勞動來維持，而這一小塊土地僅僅能供給他的家庭不多的食糧。鄉村勞動人民的這一集團，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非常之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及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社會主義者」，抹殺他們的生存和特殊地位，部份的是由於自覺的欺騙工人，部份的也由於盲目的因特庸俗見解，並且把他們與一般的「農氏」羣衆混爲一談。資產階級這種愚弄的方法，在德國和法國更加明顯看到，其次在美國及其他國家也可看到。在共產黨的工作正確提法之下，這個集團將是他的可靠的同道者，因為這些半無產者的地

位是非常的繁重，而且他們從蘇維埃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立即得到巨大的利益。

第三，小農，即是那些佔有自己的或租來的一塊土地的私有者，這一塊土地剛夠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經濟的需要；他們不僱用別人的勞動力。這個階級從無產階級的勝利中，無條件的是得利益的一個階層，無產階級的勝利立即而且完全的給他們的是：（一）免除支付給大地主的租金或收成之一部份（例如在法國，同樣在意大利及其他等國內支付或收成之一部份，*Motaryans*）；（二）免除高利典當；（三）免除大地主的多種壓迫和對他的依賴（如森林的使用）；（四）從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方面立即得到對他們經濟的幫助（獲得使用農業工具和一些建築的便宜，這些東西都是由無產階級剝奪大資本主義的經濟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立即把農村合作社和農業組合從在資本主義之下主要的是為富農和中農使用的組織，變為首先是幫助貧苦農民的組織，即是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等等）以及其他許多的幫助。

同時共產黨應當清楚的認識，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這個階層，至少是其中的一部份，動搖到無限制的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的享用私有財產的一方面去，因為這個階層已經是消費品的賣主（雖然是不大的賣主），他們慣於投機事業和私有的習

慢。可是，在無產階級的堅定政策之下，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對大地主和大農業家的堅決制裁之下，這個階層的動搖不會很大，而且也不能改變這種事實，就是一般的總的來說，他還是會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面。

三、總起來說，上述的農村人口的三個集團，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是佔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啟功，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也要有完全的保證。有一種相反的意見普遍的傳播，但支持這種意見的只是：第一，資產階級的科學和統計學一種有系統的欺騙，用一切方法抹殺上述這些農村中的階級與剝削者地主資本家之間的深淵之別，同時也抹殺一方面是半無產者和小農與另一方面是大農之間的深淵之別；第二，支持這種意見的，是由於第二國際和先進國家爲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這些黃色的英雄們，他們的無能和不願意在農村的貧苦農民中進行實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鼓勵、和組織的工作；機會主義者的一切注意，過去和現在都集中在想與資產階級，包括與大農和中農（關於中農可看下面）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妥協，而不是在想無產階級用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和資產階級；支持這種意見的，由於根深蒂固的成見（這是與資產階級民主和議會的成意相聯繫），頑固的不懂得這種已爲馬克思主義理論所

完全證明，並且爲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經驗所完全證實的真理，即是：上述三類農村人口，在一切國家內，最先進國內也是一樣，在半野蠻的生活條件下，被蹂躪、被離散、被壓榨、被剝削，他們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只有在無產階級堅決的制裁大地主和資本家之後，只有在這些被壓迫的人們看到在實際上他們有了有組織的領袖和保護者，有足夠的力量和堅強來幫助和領導他們，來指示可靠的道路之後，他們才會在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有興趣於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堅決的幫助無產階級。

〔列寧全集〕，第廿五卷，「土地問題初步草案提綱」，二六六頁——二七一頁，一九二〇年）

4. 民法解放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

——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後備軍和組成部份——

……整個地來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如何不會只是各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戰勝自己的資產階級，而是對於全世界都是進展着的。如果說革命容易地和迅速地爆發，那麼這種情形是有可能的。我們懂得，帝國主義者不會允許，一切國家只武裝反對自己內部的布爾塞維主義，也不會認爲戰勝布爾塞維主義，只是他們自己家內的事情。因此在各國內，國內戰爭都在生長着，在國內

戰爭中舊的社會主義者的妥協派捲入到資產階級的方面去了。所以，社會主義的革命，主要的不會只是各個國家內革命的無產階級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是的，將會是一切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殖民地的一切附屬國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去年三月我們黨所通過的黨綱中，我們在估計接近全世界社會革命的特點時，說到了在一切先進國家內勞動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和剝削者的國內戰爭，開始與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相聯結。這一點日益爲革命進程所證實，將要更加爲革命進程所證實。在東方也將會是一樣。……東方各民族日益覺醒到實際的行動起來，並且每個民族將要解決全人類的命運的問題。

這就是我爲什麼認爲你們在世界革命發展的歷史中（照現在才開始來說，這種世界革命，將要繼續許多年，要求許多的努力），你們是在革命鬥爭和革命運動中，將起着極大的作用，而且你們在這種鬥爭中將與我們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相配合。在你們參加國際革命前而放着複雜的和困難的任務，解決這些任務，將成爲總的成功的基礎，因爲這裏大多數人民初步的走上獨立的運動，並且將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一個積極的因素。

東方大多數的民族所處的地位，比歐洲最落後的俄國還要壞些，但是，我們在反對封建殘餘

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成功的把俄國的農民和工人聯合起來了，我們的鬥爭所以容易的進行，因為農民和工人聯合起來反對封建和資本主義，這裏特別重要的是與東方各民族的聯系，因為東方大多數的民族是勞動羣衆的標本代表，——不是經過了帝國主義的工廠和製造廠的工人，而是勞動羣衆，被剝削的農民羣衆的標本代表，他們遭受中世紀的壓迫。俄國革命已證明了，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團結千百萬散漫的勞動農民羣衆，勝利的起義反對了中世紀的壓迫。現在放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前面的是要團結一切東方日益覺醒的民族於自己的週圍，以便與他們一道進行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這裏放在你們的前面的任務，是以前全世界共產黨員所沒有的任務，這就是，依據總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你們必需運用到在西歐各國所沒有的這些條件下去，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際運用到主要的羣衆是農民的條件下去，運用到需要解決的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且反對中世紀壓迫的條件下去。這是一個困難的和特殊的任務，但是，這是一個特別有利的任務，因為把那些從來沒有參加鬥爭的羣衆都吸引到鬥爭中來，而另一方面，因為在東方共產黨的支部的組織，你們有可能與共產國際保持密切的聯系。你們應該找到全世界先進國無產者與東方那些處在中世紀條件下生活的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這種聯合的特殊形式。在小範圍內我們已經

在我國內實現了的，就是你們在大範圍內在許多國家內將要實現的。

（摘譯「列甯全集」，廿四卷，「在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的組織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

五四八——五五〇頁，一九一九年）

5. 共產黨底領導和無情的與機會主義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決定條件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目前時局的特點，是在於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準備無產階級去實現其專政的工作，還沒有完成，而且往往甚至於還未有計劃的開始。從這裏不應得出結論，說在最近的將來，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可能；它完全是可能的，因為在整個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中，使無產階級革命驟然爆發的引火物和導火線都是異常的豐富，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工作外，革命的另一個條件就是：在各統治黨和各資產階級黨中一般危機的狀況，亦已具備。但從上面所說的話當中應當得出一個結論，現時各共產黨當前的任務，不在於加速革命，而在於加緊準備無產階級的工作。另一方面，在許多社會主義政黨底歷史中，上面所指出這種情形，迫得我們注意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仍只是口頭上的。

因此，從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觀點上來說，在現時，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團結散漫的共

現在共產黨的
任務

產主義的力量，在每個國家內組成統一的共產黨（或是鞏固和改造現存的黨），以便十倍的加強準備無產階級去奪取國家政權的工作，而且正是要去奪取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形式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各集團和政黨，他們通常的社會主義的工作，遠遠的還夠不上是有了根本的改變，根本的改造，要是承認這種工作是共產主義的和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前夜的任務，這種根本的改造是必需的。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沒有停止他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恰好相反的，而是使這種鬥爭，特別的廣泛，特別的激烈，特別的無情。整個地或部分地站在改良主義的，「中派」等等的眼點上的集團，政黨和工人運動的行動家，由於鬥爭極端的激烈，他們必然地要變為，或者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或者是成為動搖的份子，或者（更危險些）是成為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之不可靠的朋友。因此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不僅要求加強反對改良主義傾向和「中派」的鬥爭，而且要求改變這種鬥爭的性質。這種鬥爭不能只限於說明這些傾向的錯誤，而且應當堅決的和無情的暴露在工人運動中所表現出的這種傾向的一切人物，因為不如此，無產階級就不能了解，它跟誰一道向資產階級作最堅決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這樣一種鬥爭，隨時都可用武器的批評來代替

（經驗已證明正在代替）批評的武器。在揭破那些改良主義份子或「中派分子」時，任何的不徹底性和經驗無能，都是直接的增加資產階級推翻無產階級政權的危險，資產階級明天利用來作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在近視眼的人們看來今天似乎只是「理論上分歧」的那些人。

特別是不能只限於普通的原則的否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任何合作、任何「合作主義」。把在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存在之下簡單的擁護「自由」和「平等」，搬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來，那麼無產階級永遠將不會立即的完全的消滅私有財產制，把簡單的擁護「自由」和「平等」，變為專資產階級的「合作」，那是直接的破壞工人階級的政權。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即是國家的鞏固，也即是國家政權的一切機關來保衛對那些繼續壓迫和剝削事業的剝削者的「不自由」，保衛無產者對有產者的「不平等」（即是那些將社會勞動所創造的生產工具據為己有的）。在無產階級勝利以前，那似乎只是關於「民主」問題的分歧，在明天，在勝利後，那麼必然要變為用武力解決的問題。因此，不根本改造與「中派份子」和「民主的擁護者」鬥爭的整個性質，那就連預先的準備羣衆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也不可能。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作階級鬥爭的一種更堅決的更革命的形式。只有當無產

階級最革命的先鋒隊，把無階級的最大多數引導到跟自己走的時候，這種鬥爭才能成功。因此準備資產階級專政的工作，不僅需要解釋一切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性，在生產工具私有制存在下，一切擁護民主者的資產階級性；不僅需要揭破那些在工人運動中實際上是保護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而且同樣要求在無產階級的一切有決定意義組織形式中，不僅政治的，而且是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的等等組織中，用共產黨員去代替舊的領袖，在某國內資產階級民主的統治愈是長久，愈是完備，愈是穩固，那末資產階級愈是能夠使自己所馴養的，受資產階級的觀念和成見所薰陶的，直接或間接受資產階級所收買的人物，去佔據這些領袖的地位。所以必須用比現在更加百倍的勇氣，去排擠那些工人貴族的代表和資產階級化的工人的一切地位，用工人來替他們，甚至就是最沒有經驗的工人也好，只要他們與被剝削羣衆有聯繫，只要他們在與剝削者的鬥爭中取得羣衆的信仰。無產階級專政需要任命那些沒有經驗的工人担任最負責的國家職位，否則，工人政府的政權就會沒有力量，就會得不到羣衆的擁護。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這是由資本主義整個歷史所準備出來起這種領導作用的唯一的階級）對一切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他們受資本家這個階級所壓迫、鞭打、蹂躪、恫嚇、誑惑、離散、

欺騙）實現最完全的領導。因此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應當立即在各處開始，並採用下列的方法來進行：

無例外的在各種組織，聯合會，社團中，首先是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其次是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中政治的、職業的、軍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體育的以及其他等等，應當創立共產黨員的團體或支部，最好是公開的，但同樣也要秘密的，尤其當共產黨遭受資產階級方面的封閉、逮捕或驅逐時，在這種條件下更應當是秘密的。同時這些支部相互之間以及與黨的中央之間應當發生密切的關係，互相交換工作經驗，實行鼓勵宣傳和組織的工作，堅決地適應一切社會生活的各部門，堅決地適應各種不同的和各種部門的勞動羣衆，應當用這些各方面不同的工作有系統的來訓練自己，訓練黨，訓練階級，訓練羣衆。

同時極端重要的是實際的定出一切工作所必需的各種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對付「領袖和負責的代表們」，他們往往是不可靠的，爲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成見所腐化；應當無情的揭破這些「領袖」，並從工人運動中趕出去；另一方面是對付羣衆，他們特別從帝國主義大屠殺後，大部份趨向於聽從和接受關於無產階級領導學說的必要，這是從資本主義奴役中挽救的唯

黨的工人工作
的黨和羣衆

反對
反對

和羣衆

一出路；應當學會耐心的和謹慎的去接近羣衆，以便了解各階級各職業羣衆的特點和特殊的心
理。

特別的值得黨異常注意和担心的是共產黨支部和集團的那一部份，即是國會黨團，即是那些
參加在資產階級代議機關的共產黨員（首先是全國的，其次是地方的，市的代議機關）。一方面，
是因為這個講台在落後的和沾染小資產階級成見的廣大羣衆階層心目中，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
此共產黨員應當用這個講台進行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向羣衆解釋爲什麼在俄國用全民的僑
維埃大會來解散資產階級的議會是正當的。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民主的整個歷史，特別是在先進
國內，把議會講台變爲主要的，或者是主要之一的空前的欺騙的舞臺，是財政的和政治的欺騙人
民的舞臺，是滑稽的、虛偽的、壓迫勞動羣衆的舞臺。因此在革命無產階級的優秀代表這方面，
對議會的深惡痛恨，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在共產黨以及加入共產國際的各政黨方面，特別是那些

不是經過與舊政黨的分裂，也沒有長期的堅決的與他作鬥爭，而是由別的政黨轉變到——常常
是名義的——新的立場上來的政黨，必須要帶非常嚴格的態度去對付自己的議會黨團；使黨團完
全服從黨中央的監督和指示；在黨團的成份內主要的應包括革命的工人；在黨報上和黨的會議上

麼仔細的分析議員的演詞，藉以考察他們共產主義的堅定性；介紹議會代表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從黨團中開除那些表現第二國際傾向的份子。

度反對工人黨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內，阻礙革命工人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殖民地的佔有和財政資本的額外利潤等等，能夠使資本造成較多的較穩固的少數工人貴族階層。工人貴族利用優越的工資條件，而他們更多的爲狹隘的行會精神，市儈的和帝國主義的成見所薰陶。這就是第二國際、改良主義派、「中間派」的真正的社會「支柱」，而現在時候，這也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要是不立即的、有系統的、廣泛的、公開的與這個階層作鬥爭，那麼任何初步的準備無產階級去推翻資產階級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無疑的，這個階層（過去的經驗已經完全證明）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供給了資產階級白黨不少的份子。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無論如何應當在「深入羣衆」，「與羣衆更密切的關係」的口號，這裏所謂羣衆應當了解成爲勞動羣衆和受資本剝削的羣衆的整體，特別是最無組織的和最無教育的，最受壓迫的和最不容易組織的羣衆。

只有當無產階級不陷於狹隘行會的圈套，只有當無產階級在一切表現中在一切社會生活的舞

台上顯示是全體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領袖的時候，他才能成爲革命的階級，並且，要是他沒有大犧牲的準備和能力來戰勝資產階級，那麼無產階級要實現自己的專政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點上，俄國的經驗有原則上的和實際上的意義，如果俄國的無產階級在世界資產階級的封鎖、戰爭、進攻的最困難時期，不能比勞動羣衆的各階層作更多的犧牲，忍受更大的飢寒，那麼他就不能實現自己的專政，不能取得勞動羣衆所公認的信仰和尊崇。

特別是共產黨和一切先進的無產階級對於廣大的自發的羣衆罷工運動，尤其需要加以各方面的和自我犧牲的幫助，在資本的壓迫狀態下，這種罷工運動是一個真正能夠促醒、推動、訓練和組織羣衆的運動，訓練他們使之完全相信革命無產階級的指導作用。沒有這樣的準備，任何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可能的，有些人，如像德國的考茨基，意大利的都拉第，公開發表反對罷工的言論，無疑的不能容忍他們加入共產國際。自然，這對於工團主義和議會主義的領袖更加適應，他們常常是用改良主義的罷工經驗去教育工人，而不是用革命的（如最近幾年在英國和法國）。一切共產黨絕對的必須有系統的聯合公開的與秘密的聯合公開的與秘密的組織，這個時期在一切國家內都已成熟，甚至就是在最自由的，「合法的」與「和平的」（從階級鬥爭不十

進行秘密偵

得出的結論：一切公開的共產黨，應當立即組織自己的秘密組織，以便進行有系統的「民主的」與和平主義的漂亮話來掩飾自己，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或否認從這種事實中所

備逮捕共產黨員，派遣奸細偵探打共產黨內等等。只有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那怕他們怎樣的

度最「穩固」的國家內，政府不願他們的虛偽造作的宣言，已經正在有系統的搜集共產黨的秘密

名冊，無限制的破壞自己的憲法，以便半秘密的或秘密的援助白黨和暗殺各國共產黨員；暗中準

爲自帝國主義大屠殺之後，全世界各國政府都懼怕那種工農能夠進去當兵的全民軍隊，所以他們

完善的準備着資產階級壓迫的時機之到來。尤其必須在軍隊、海軍、警察中進行秘密的工作，因

秘密的用盡一切方法，從資產階級的隊伍中徵收特別選定的軍隊，供給他們特別完備的技術。

另一方面，同樣必須在毫無例外的一切情形之下，不僅限於秘密工作，同時也要進行公開的

工作，要戰勝一切困難，創立公開的印刷機關和各種各樣的公開組織，並且在必要時候，時常

調換名稱。荷蘭、匈牙利、德國（部份的）、波蘭、拉脫維亞等國的秘密共產黨就是這樣的進行工

作。美國的「產業工人世界」（英文稱 I. W. W.）也應該這樣的進行工作，假若檢查官以共產

進行公開的
工作

國際大會決議做恫嚇來壓迫的話，那麼目前所有公開的共產黨，都應該這樣的工作。

無條件的原則上的必須聯合一切公開與秘密的工作，這不僅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前夜所處的時期的特點決定須要這樣做，而且也因為必須證明給資產階級看：隨便那個部門和那項工作，首先是只要那裏有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那些地方，其次是只要那裏有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與被剝削羣衆的那些地方（他們還相信資產階級民主的合法性，喚醒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業），共產黨員不能去奪取的，那是不會有的也不能有的。

特別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刊物的概況，特別明顯的指明着資產階級民主之下的自由和平與虛偽性，因此，必須有系統的聯結一切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無論是在戰敗的德國，或是戰勝的美國，資產階級國家之全部力量和財政大王的全部勾當都是用來剝奪工人的報紙刊物；法庭的追究，編輯主筆的逮捕（或是僱用刺客來暗殺），禁止郵電傳遞，剝奪祇張等等。對日報每天所要的各種新聞材料，同樣是在資產階級的電訊社的手裏，大報所靠的廣告，更不用說是資本家「自由」操縱。總之，資產階級用欺騙，用資本和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壓迫，來剝削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報紙刊物。

爲要與這些東西作鬥爭，共產黨必須創立新式的定期刊物，以便在工人羣衆中散發：第一，公開的出版物，經驗告訴我們，不要自稱是共產主義刊物，也不要說他是屬於黨的，利用每一點公開的可能，要和一九〇五年後在沙皇之下布爾什維克所做的一樣。第二，秘密的傳單，不管篇幅極小和不定期的也好，但只要能夠由工人在各種印刷所內翻印（秘密的，或是當運動穩固時，可以用革命手段來奪取印刷所），並且能夠給無產階級以自由的革命的消息和革命的口號。

不吸收羣衆爲共產主義出版自由而作革命鬥爭，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摘譯「列寧全集」，廿五卷，「論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基本任務的提綱」，三一五——三三一頁，一九二〇年）

6. 把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是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

同志們！爲要正確執行我們的策略的任務，我們必須正確回答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就是：在目前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是不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支柱；如果是的，那末在那些地方，她還是這種支柱呢。

在討論時，有幾個發言的同志（法洛林同志、大特同志）已經講到這一個問題，然而因為這一個問題很重要，所以應當給她一個更加完滿的答覆。這是各派工人，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工人所提出的而且不能不提出的——一個問題。

必須注意到：在許多國家裏，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國家系統裏的地位和她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改變了，或者正在改變着。

第一，因為經濟危機的結果，甚至於最有保證的工人階層，即所謂工人貴族地位，也根本動搖了，而大家都知道，社會民主黨，主要地是依靠工人貴族的。這些階層也日甚一日地開始審查自己從前的觀點，審查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的政策是否適當。

第二，在我的報告中已經說過：在有些國家中，資產階級本身不得不放棄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採用恐怖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使社會民主黨不僅喪失她從前在財政資本國家系統中的地位，而且在某些條件之下也喪失了她合法存在的權利，遭受取締或者甚至於遭受撲滅。

第三，德國、奧國、和西班牙工人底失敗，主要的乃是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政策的結果，在另一方面，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又是實行布爾塞維克的政策和應用生動的革命

的馬克思主義底結果，因為德、奧、西工人失敗的教訓，同時又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影響，社會民主黨工人日益革命化，而開始走到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方面來。

因為有這些原因，所以社會民主黨更加難於繼續照舊做資產階級底社會支柱，而在有幾個國家中，已經簡直不能繼續做這種支柱了。

在法西斯專政已使社會民主黨喪失公開存在權利的那些國家中，如果不瞭解這一層，是特別有害的。因此，我們應當說，有幾個德國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用自我批評態度說，切不要仍舊背誦早已過時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決議底字眼，不要仍舊忽視社會民主黨底狀況中所起的變化，這是說得完全正確的。很明顯的，這種忽視，只能損害我們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路線，並使社會民主黨底反動領袖易於反對統一戰線的運動。

但是，現在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發生的革命化過程，並不是平衡發展的。不能把這些事情看做這樣：以為正在革命化的社會民主黨工人，立刻就會大批地走到徹底的階級鬥爭立場方面來；不經過任何中間階段，會直接與共產黨員統一起來。這在好些國家中，將多多少少是困難的，多多少少是複雜的和長期的過程，無論如何，這個過程主要地將依靠於我們正確的政策的策

略。我們甚至應當顧到這樣一種可能，就是有些社會民主黨組織，雖然已經離開其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立場，而走到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立場方面來，但是在某個時期內，還依然是獨立的組織和政黨。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能說這一種社會民主黨或他們的組織是資產階級底支柱。

有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數十年來，都被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合作思想所影響；決不可指望他們只是由於一種客觀原因而就自行拋棄這種思想。這是不會有的事情。我們共產黨底任務，正是幫助他們解脫改良主義思想底影響，應當用同志態度，耐煩精神以及適合於個別社會民主黨工人政治發展程度的標準來向他解釋共產主義底原則和綱領。我們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應當更加具體和更加有系統。這種批評應當以社會民主黨負責羣衆本身底經驗爲根據。應當知道：爲要促進社會民主黨工人底革命覺悟，就要吸收他們來和共產黨人手攜手地共同進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使他們根據這種共同鬥爭的經驗來領受革命的教育。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一定要參加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才能消除自己的動搖與猶疑，除此而外，別無他法。

我們將盡己之所能，不僅幫助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而且也幫助社會民主黨及其組織裏那些誠心願意走上革命階級立場的活動份子，來與我們共同鬥爭，共同反對階級敵人。但是同時我們聲

言：有些社會民主黨的活動份子，負責人員和工人，依然擁護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分裂作用而反對統一戰線，因此而直接或間接幫助階級敵人，這樣的社會民主黨的活動份子，負責人員和工人，就要在工人階級面前担负很大的責任，正好像那些曾經擁護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使歐洲好些國家裏的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歸於失敗，并給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的人，所担负的歷史責任一樣。

爲要分辨社會民主黨底反動派與革命派，就要看他們對統一戰線問題，究竟採取怎樣的態度。我們越是加緊反對社會民主黨中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反動派，則我們愈能切實有效地幫助社會民主黨中革命化的份子。我們越是堅決地爲與社會民主黨結成一戰線而鬥爭，則左派裏個別份子底自決過程，也愈加迅速。階級鬥爭底實際以及社會民主黨員參加統一戰線運動的行動，將表明：什麼人是口頭上的「左派」，什麼人是事實上的左派。（「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的報告」）

四、揭破社會民主黨關於社會主義的前提與資本主義「和平的生長」到社會主義的空話

1. 與孟塞維克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和對十月革命估計的理論作鬥爭

這幾天翻了一翻蘇哈夫論革命的摘記。特別使人觸目驚心的，就是我們的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以及第二國際英雄們的迂腐氣。更不用說他們的胆小懦弱，即使就是他們之中的驕驕者，當着談到他們稍微離開德國人的模範時，都是諱而不言；更不用說一切民主派在整個革命中已經表現得夠了的本性，使人觸目驚心的就是過去他們的奴隸的模倣性。

他們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了解馬克思主義到不可想像的迂腐的程度。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中決定的東西；即是他的革命的辯證法。甚至馬克思直接指出的在革命時期要求最高限度的靈活性，他們也絕對的不懂得。例如馬克思在他的信中的指示，——記得是一八五六年，——當時他說到德國農民戰爭所有的遺成的革命環境，與工人運動相聯合是可以期望的。甚至於這個直接的指示他們也忽略，兜圈子，如像一隻貓繞着一碗熱的粥兜圈子一樣。

在他們的一切行動中，暴露出自己是膽小懦弱的改良主義者，懼怕離開資產階級，更談不上與他們破裂。同時他們却又用大言不慚的空話和吹牛皮來掩飾自己的膽小懦弱。甚至從純粹的理論上來說，使人觸目驚心的，就是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下列意見：至今他們只看到了西

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的一定的道路；但是他們不能埋會到，這個道路不能不認爲是相當變動的（*Mutatis Mutandis*）（註）一種模型，不能不認爲是某些修正的一種模型（從整個世界歷史的觀點來說，自然這種修正是完全不大的）。

第一——與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相聯系的革命。應當說明在這種革命中新的特點，或是隨戰爭而來的變形的特點，因爲在世界上未曾有過這樣一種戰爭，這樣一種環境。至今我們還看到就是最富足國家的資產階級，還不能安定起在戰後「尋常的」資產階級關係，而且就是冒稱自己爲革命者的改良主義派和小資產階級過去和現在都認爲是隨近尋常的資產階級關係的界線（還沒有越過這個界線）。當然他們所了解的「尋常」是非常籠統和狹隘的。

第二——這樣一種思想對他們完全奇異的：就是說在整個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規律中，不但一點也不排除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可以設想得到的，就是在發展的個別時期中，或者是發展的形式，或者是發展的程序上所表現出的特點。例如，甚至他們不曾想一想，俄國是站在介乎已經文明化了的國家與才開始爲這次大戰所捲入文明化浪潮的國家，即東方各國，歐洲以外各國的交界之間

註：即：相當的變動。

因此俄國能夠而且應當有他的一些特點，自然這些特點是依據世界發展的總路線，但它的革命與一切過去西歐國家都有區別的，而且就是要撥用到東方各國去也須增加部份的新的東西。

多例如，他們的論點是無限的籠統的，這是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了一種金科玉律，說我們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還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如他們中間各種「學者」先生們所說的）；但他們不曾自問一下：難道一個沒有其他出路的民族，碰着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所形成的革命形勢，不能進行鬥爭來奪得一種比較特殊的條件，發展自己的文明嗎？

「俄國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達到使社會主義有可能那樣的高度」。第二國際的英雄們自然蘇哈洛夫也包括在內，把這種意見妄自誇大。他們千百次的重述這種意見，認為這是對於估計我們的革命決定的東西。

如果是特殊的環境第一次使俄國處於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中，西歐多少有影響的國家也都捲入其中，那又怎樣辦呢？如果是特殊的環境使俄國的發展處於臨近日益開始而且部份的已經開始的東方革命的條件之下，這時候正是我們已能夠實現工人運動與「農民戰爭」的這種聯合（像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對普魯士問題上曾說到這種可能的前途之一），那又

怎樣辦呢？

如果是完全無出路的狀況，使工人和農民的力量十倍的加強，使我們有可能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走另一種道路去創立文明化的主要前提，那又怎樣辦呢？這裏是不是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這裏是不是改變了各個國家（這些國家現在和過去都已經被捲入世界歷史的總行程之中）基本階級的基本關係？

如果說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這個一定「文化水準」究竟怎樣），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首先開始用革命的方法去奪取可以養成這個一定水準的前提，然後再在工農政權與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向前進展趕上其他民族呢！

（「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論我們的革命」，三九八——四〇〇頁，一九二三年）

2. 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資本主義「和平生長」到社會主義的理論

奧國社會民主黨走到何等的愚蠢、卑鄙和下賤，這特別表現得明顯的，是蘭納爾以及同類的奧國的謝德曼輩的整個政策，鮑威爾輩和弗立特黑·阿特萊輩幫助他們（部分的也由於他們的聲望和無人格），變成爲被打的叛徒。（註）（見本書一九七——二〇〇頁）

舉一個例子：鮑威爾的「到社會主義之路」的小冊。我這裏只有柏林的版本，這是 *Faitholt* 出版社的，這個出版社似乎是獨立黨的，獨立黨也同這本小冊子一樣，站在同樣狂妄的、卑鄙的和下賤的程度上。

只要看第九節（「剝奪剝削者」）的一段話就夠了：

「……剝奪不能也不應當採取粗暴的（*brutal*，野蠻的）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的形式，因為這種形式所發生的結果，不外乎是有價值的生產力廣大被破壞，這只能使人民大眾本身破產，這只能使國民收入的來源停滯。相反的，剝奪剝削者應當採取有規則的、有秩序的形式的……採用抽稅的方法。

只要是一個受過教育的鄉下人大約都可了解，怎樣能夠用抽稅的方法從有產階級那裏取得他們收入的「九分之四」……

我想已經夠了吧？對於我，在讀了這幾句之後（我是開始從第九節談起的），一點也用不着再去多讀，沒有把鮑威爾先生的小冊讀完，也沒有什麼特別要緊。因為很明顯的，這最好也不過是社會叛徒中一個完全無希望的好的書獃子。

這是標本的迂儒，充滿着小資產階級的習氣。在大戰前，他曾寫了一些有益的傳學的論文和書籍，在這些書中「理論上」承認階級鬥爭的加激可以走到國內戰爭。甚至他還參加（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的起草，這個宣言直接的預料到無產階級革命正是與這種大戰相聯系，這種戰爭一九一四年已經爆發。

但是，當無產階級革命在事實上已經到來的時候，那麼迂儒庸人的天性又赤裸裸的暴露出來，這些迂儒庸人被驚駭了，而且用改良主義詞句灌注到將來的革命中去。

他們死記得（迂儒不善於思想，他們善於記憶，能夠死記）剝奪剝削者不用沒收在理論是可能的這句話。他們常常重複這一點。他們死記得這一點。他們在一九一二年把這點當作金科玉律。他們在一九一九年又重複這一點。

他們不善於思想。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後，加以這次戰爭甚至給戰勝國也引到了死亡的絕境，在許多國家國內戰爭開始之後，在國際範圍內事實已證明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成爲必然性之後，還在耶蘇降生的一九一九年於日內瓦宣傳「有規則的」、「有秩序的」從資本家的收入中剝去「九分之四」，這些人或者是有精神病，或者是像德國古詩中的老英雄一樣，他憤激的「從

「本書讀到另一本書」……

多親愛的好心人！他自己好像是家庭中的慈父，好像是一個誠實的公民，好像是一本有學問的書底忠實的讀者和作者，但是他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他忘記了這樣一種「有規則的」，「有秩序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抽象的來說，無疑的這種過渡對於「人民」是最有利的），是要假定無產階級勝利絕對的鞏固，資本人絕對的無出路，資本人絕對的準備誠心誠意的服從，而且這種誠心誠意的服從在資本人看來有絕對的必要。

這種場合是否可能呢？理論上來說，即是在現在的條件下完全抽象的來說，自然是可以的。例如：假定在九個國家內，這九個國家都是大的列強，威爾遜，路易喬治，米勒蘭以及其他資本主義的英雄們，都像我們這裏的留登尼奇，哥爾察克，鄧尼金及其總長們所處的地位一樣。又假定在這樣以後，有第十個小國家的資本人向工人提議：來吧，我們服從你們的決定，誠心誠意的幫助你們，來進行「有秩序的」與和平的（不要破壞！）「剝奪剝削者」，第一年取得他們過去收入的九分之五，第二年——九分之四。

在上面我所指的這種條件下面，第十個國家的資本人在一個最小的與「和平的」國家內作這

樣一種提議，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如果這個國家的工人認真來討論（做買賣：商人不討價是不可能的）並接受這個提議，那麼在工人方面並不會有什麼壞處。

現在經過這一番通俗的解釋後，學者維威爾和哲學家（哲學上的不行也同政治一樣）弗立特黑阿特萊可以了解到是一回什麼事吧？

還不了解嗎？還不清楚嗎？

親愛的鮑威爾，親愛的弗立特黑阿特萊，想一想吧，現在世界資本主義及其領袖所處的地位是不是像俄國的留登尼奇、哥爾察克、鄧尼金所處的地位一樣呢？

不是的，不是一樣的。俄國資本家在拚命的反抗後已被打倒了，在全世界上他們却還有政權。他們還是統治者。

如果是你們現在還不懂得是一回什麼事情，那麼我再通俗的補充說一說：

假設：這時留登尼奇佔據彼得堡，哥爾察克佔據烏拉，鄧尼金佔據全烏克蘭等，這時在這三個英雄的口袋裏放着有威爾遜，路易喬治，米勒蘭及其伙伴們的一個電報，說要派送金錢，槍砲，軍官，士兵等給他們，又假設：這時候俄國工人的代表跑到留登尼奇、哥爾察克、鄧尼金的

前面並且說：我們工人的大多數，我們把你們收入的九分之五給你們，然後我們「有秩序的」和平的拿取剩下的一部份。同意吧，這樣做？

如果這個工人代表只是簡單的裝束，並且只要俄國的軍官像鄧尼金這樣的人接見他，那麼將要把他送進人病院去，或者就簡直把他驅逐出去。

（摘譯「列寧全集」，廿五卷，「政論家的時評」，三六一—三九頁，一九二〇年）

（註）編者原註：現代社會法西斯的理論家，在他們各種不同的形式下，許多說法是與整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對階級和平的論點相結合的，無論如何都是在鞏固資本主義。例如，考茨基這樣寫着，他號召工人「到社會主義去」，是經過……一切鞏固資本主義的方法：「在繁榮的時候，無論是利潤，無論是工資都增加，……無產階級有興趣於資本主義的企業照舊的開全工。不是強迫，而是個人的或組合的有興趣，這是在經濟範圍偉大的推動力。

無產階級的統治，爲着有效的對抗那些資本家的怠工，而這些資本家又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那麼，無產階級的統治應當在不斷的活動中在逐漸改善資本家的企業中，

使他有興趣。

如果企業的社會化是經過漫收來進行，這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要達到這一點，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就說如果那些要屬社會化的企業，要付給不大的贖金來徵用這些企業。因此，贖金就是獎勵這些資本家，他們把自己的企業維持了現代所要求的高度，他們在事業方面完全成功的領導了自己的企業。……在這一方面愈是能夠避免經濟的震動，愈是能夠經過和平協商的方法來到達，愈是能夠少採用強迫徵發，即便就是用獎勵也好，——那麼就愈好」。其次，他說：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愈是繁榮愈是進步，那麼無產階級統治進而代替資本主義統治的前途也就愈好」。

爲人所誇張的經濟民主的計劃，也同樣是建築在與資本家合作的理論上。

如像一個理論家鮑爾黑倫堡，他企圖把經濟民主的計劃與希弗亭有組織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調相配合，他描寫經濟民主的前途說：

「國家機關經濟活動的擴大，國家經濟委員會全權的擴大，圍繞經濟委員會和經濟

院的機關，把整批的工業部門交給國家監督，總之一句話，一切方法來鞏固真正的領導經濟的萌芽，這將是最重要的最顯著的準備經濟民主」。

卷

完全明白的，說辦的「獨創的」鮑威爾派的「職能的民主」也建築在同一原則上。

在「職能的民主」之下，鮑威爾想「要求政府應當按照職業，工作地區，以及他們社會的和經濟政治的作用來聯合的或分開的來監督公民」。

共產國際綱領對現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作下列的估計：

「在理論領域上，社會民主黨完全的整個的叛變了馬克思主義，它經過修正主義的階段，走上了既成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家，走上了公開的社會帝國主義；它用資本主義階和發展的資產階級學說來代替馬克思論資本主義矛盾的學說；它把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赤貧化的學說拋到舊書堆裏去了；它把階級鬥爭的戰鬥的和火燄的學說變成了階級和平的愚蠢的說教，它拿資本「民主化」的小資產階級的童話來換取階級矛盾尖銳化的學說；它將和平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欺騙和「超帝國主義」的狂妄說教，來代替在資本主義下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论；它把資本主義的革命崩潰的理論兌換為「健康的」資本主義及

其和平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梯；它把進化論代替革命；它用資產階級國家的積極建設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破壞；它用與資產階級聯合的理論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它用保護帝國主義祖國的學說來代替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學說；它用唯心論的哲學和對資產階級宗教的渣滓的詭辯來代替馬克思的辨證的唯物論」。

在共產國際綱領一節內對鮑威爾「左派」社會民主黨的估計是：

「最後奧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的特殊形式。爲社會民主黨『左翼』意識之組成部份的奧國馬克思主義，是欺騙工人最精巧的形式，它玩弄着馬克思主義的名詞，而同時違反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哲學方面，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剽竊了康德學說、馬赫主義等等）。卽向宗教叩頭子，從英國改良主義者那裏偷竊『職能的民主』的理論，贊成『共和國建設』，卽是說贊成資產階級國家建設。奧國馬克思主義在所謂『階級力量平衡』時代卽革命危機正在成熟的時代，建議『級階合作』。這種理論，是在保護民主與反對反動的進攻的假面具之下與資產階級聯合以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解釋。在各觀上，實際上奧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在反動進攻時可以採用的暴力變爲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的暴力。奧國馬克思主義的『職能的作用』是在欺騙已經傾向共產主義的工人，所以他是無產階級的特別危險的敵人，比那強盜的社會帝國主義的公開操縱者還要危險」。

第二章 資本主義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不平衡性，

在薄弱的環子上帝國主義鏈子的破裂與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的可能性

一、斯大林同志論帝國主義時期內發展不平衡性的列寧主義的理論，論薄弱的環子和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的可能性

列寧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戰時期內，發現了關於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不平衡性和躍進式的規律。據這個規律底意見講來，各企業、各托拉斯、各工業部門各個別國家底發展是不平衡的，並不是按照已定的程序，並不是一個托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總是在前，而其他的托拉斯或國家則按次落伍，——而是躍進式的，在某些國家底發展中發生

停頓，而在別些國家底發展中却發生向前的躍進。而日各落伍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希圖保持舊的陣地，而各已躍進前去的國家，又同樣「合乎情理地」希圖奪取新的陣地，——結果，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事衝突，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情。例如德國過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五十年以前，德國同英國法國比較，曾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日本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曾經是這樣。但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向前躍進得很遠，德國已追過法國，日本已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而日本則追過了俄國。大家知道，從這些矛盾裏，就發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規律的出發點如下：

一，「資本主義已經變成爲數極少的『先進』國對於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殖民政策的壓迫和財政資本的束縛的全世界系統」（請參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法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十四頁）。

二，「瓜分這種『勝利品』的，便是兩三個稱霸全球的，全身武裝的強盜（美、英、日），他們將全世界捲入他們自己的爲瓜分自己的勝利品而進行的戰爭」（同上）。

三，財政壓迫的世界系統內各種矛盾底增長以及戰爭衝突底必然發生，結果使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線，容易被革命所擊傷，而由個別國家來衝破這條戰線，是大概一定的。

四，在帝國主義戰線的鏈子較弱的那些環節上和國家中，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最軟弱而革命最易展開的地方，最有衝破這條戰線的可能。

五，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甚至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不發展，而同時在其他的國家裏，甚至是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發展的國家內，却仍舊保存着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和大概一定的。

簡括地講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就是這樣。

（摘譯自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中文本「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一三五——一三七頁）

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與反對托洛斯基否認這一規律的鬭爭

舊的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與新的壟斷資本主義之間，簡單說來，究竟區別在那裏呢？

區別在於：經過資本家巨大的壟斷聯盟來發展的資本主義，代替了經過自由競爭來發展的資本主義；財政資本和腐化資本代替了舊的「文明的」「進步的」資本，躍進式的發展，經過資本主義集團軍事衝突來重分世界屬地的發展，代替了資本「和平」擴張和資本在「自由」領土上的伸張。因此垂死的，整個兒向下衰落的資本主義，就代替了舊的整個兒向上興旺的資本主義。

列甫對這一點這樣說道：

「我們要記着：資本主義過去『和平的』時代，爲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所代替，這是根據於什麼呢？根據於資本家的壟斷聯盟代替了自由競爭；根據於全世界（全世界：斯大林註）已經瓜分完結。明顯的，這兩個事實（因素）是有實際的世界意義的；當資本尚能無阻礙的增加其殖民地，奪取非洲和其他開空地帶時，同樣，當資本集中還很薄弱，統治某一整個工業部門如此巨大的壟斷企業還未發生時，自由貿易與和平競爭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壟斷企業之產生和發展，使過去的自由競爭成爲不可能，破壞了它的基礎，而世界已經瓜分這件事實，逼得他們從和平擴張過渡到用武裝鬥爭來重分殖民地及勢力範圍」。〔列甫全集〕，第十

八卷，二五四頁）

他又說：

「資本主義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如像在比較平靜的、文明的、和平的環境下一樣來順利的進化，逐漸向其他新興資本主義各國擴展了，因為另一個時代已經到來。財政資本往往把這國或那國排擠出列強隊伍之外，褫奪牠的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由此，列寧對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作出的基本結論是：

「很明顯的，爲什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資本主義：因爲從資本主義中年長起來的起點，已經是資本主義的死亡，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帝國主義把勞動廣大的社會化（資產階級的辯護者經濟學家稱爲「交錯」）其意義也是一樣。」（「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〇二頁）

反對派的倒楣處，就是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之間這種區別的整個重要性。

因此，我們黨的立場的出發點，就是承認：現行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個事實。

可惜，這還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死亡。但是，無疑的，這是說整個資本主義不是走上復興，而是趨於死亡；這是說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路線不是向上升長，而是往下衰落。

由這個一般的問題中，就發生出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的問題。

列寧主義者在講到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這個問題時，他們通常所講的是什麼？

這不是說，在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之間存在有大的區別，這國家發展程度，落在他國之後，因此，這種區別，便一天一天增大起來？

不，不是這個意思。把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律與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上的區別混淆起來，這就墮入庸俗之流。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反對派正是把不平衡發展律與各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狀況程度不同這兩個問題，混在一塊，正是墮入這種庸俗之流。當時，正因為由這種紛亂出發，反對派便做出了完全不正確的結論，說過去的發達不平衡性比帝國主義時代還要多些。正因為這樣，所以托洛斯基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說：「在十九世紀時，這種不平衡性，比二十世紀還

要多些。」（見托氏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季諾維夫當時也是這樣說過。他斷定：「要說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前要少些，這是不對的。」（季諾維夫在十五次代表會議大會上的演說）。自然，現在在十五次代表會議討論以後，反對派認為必需改變戰線，在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上，他們在自己說話中發表了完全與此相反的意見，或者簡直企圖把自己的錯誤默而不言。譬如，托洛斯基在擴大會上說道：「至於說到發展的速度，帝國主義是把此種不平衡性，無止境地加緊了。」至於說到季諾維夫，則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上說話時，他認為最好還是對這個問題默而不言；固然，他是不能不知道，爭論的中心，正是在於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律的作用是加強了呢，或是減弱了。可是，這祇是證明：這次爭辯，多少是教育了反對派，牠對於反對派是沒有益處的。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狀況程度上的差異這是兩個問題，是能不混淆起來的。

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上的區別之減弱，與資本主義各國均等性的發展，是否不可以減弱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律的作用呢？發展程度的區別是日益在增加，還是日益減少呢？很明顯

的，是日益減少的。均等性是日益增漲，還是日益低降？無疑義的是在增漲。均等性之增漲與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之加緊，是不是彼此衝突呢？不，不衝突的。恰巧相反，這樣一種背景和基礎，在這種基礎上更可以加強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的作用。只有不懂得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的人，如像我們的反對派，才能把均等性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對立起來。正因為落後國，加速自己的發展，與先進國均等起來；正因為這樣加緊了這幾個企圖超過其他各國的鬥爭；正因為這樣，才可能造成這幾個超過其他各國並把其他幾個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因此，便造成了許多先決條件，以爆發軍事衝突，削弱世界資本主義戰線，以及由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破壞這條戰線。誰要不了解這個簡單的東西，誰就完全不懂得認識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質。

因此：均等化是加緊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性的條件之一。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是不是指某些國家首先追上另一些國家，然後；照着通常的程序，即是說照着進化的，沒有突變的，沒有軍事衝突的，沒有重分世界屬地的程序，漸漸在經濟方面超過其他各國呢？不是，不是這樣。這種不平衡性在壟斷資本主義前期中就有的，這是馬克思所熟知，列寧在其「資本主義發展」一書中已經寫到的。那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大體上還

是順利的，多少還是進化式的，而且那時候一些國家超過另一些國家，是在很長一個時期內進行，可以沒有突變的，也不一定要有世界範圍內的武裝衝突。現在所說的，不是這種不平衡性。那末，什麼是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律呢？

帝國主義時期的發展不平衡律，即是說一些國家與另一些國家的關係上來說，是突變式的發展，一些國家很快的把另一些國家由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以武裝衝突和戰事與難來定期地重分世界的屬地，加深和加劇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減弱世界資本主義的戰線，個別國家無產階級有破裂這條戰線的可能；在個別國家社會主義有勝利的可能。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的基本原素在那裏呢？

土地的不平衡

第一，就是世界已經被各帝國主義集團分割完結，在世界上早已沒有「自由的」、空閒的土地；爲了要取得新的市場及原料來源，爲了要擴充自己的勢力，就只有用武力去奪取旁人的領土。

第二，就是，由於技術的空前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日益加緊均等化，便使一些國家可以而且容易以突變形式超過另一些國家，使勢力較小而發展迅速的國家，容易排擠勢力較

資本主義的起
見去國

大的國家。

第三，就是帝國主義集團間舊的勢力範圍的分割關係，與世界市場上新的力量對比關係，時常發生衝突，爲了在舊的勢力範圍分配關係與新的力量對比關係之間建立「平衡」，必需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來定期重分世界。

由此，就加緊和加劇了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性。

由此，就不能用和平程序來解決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

由此，考茨基派的超帝國主義理論，說可以和平的解決這些衝突，就完全沒有根據。

因此，反對派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之加緊和加劇的事實，就是墮入到超帝國主義論的立場上去了。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的幾個特徵。

帝國主義集團分割世界是什麼時候終結的？

列寧說過，世界的分割是在二十世紀初終結的。

在什麼時候，才最初在事實上提出重分已經分割完結的世界的問題呢？

在每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因此，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只有在二十世紀初葉能夠發現和建立起來。

關於這一點，我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早已說過了。我當時說：帝國主義的發展不平衡律，是列寧所發現和創立的。

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是重新瓜分已經分完的世界的第一次企圖。這個企圖，使資本主義的代價，就是俄國革命的勝利，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附屬國裏的基礎的動搖。

不用說，有了第一次重分企圖，就要有第二次的企圖。在帝國主義營壘中，已在進行第二次企圖的準備工作。

第二次重分世界的企圖，將使世界資本主義花費的代價比第一次更多些，這簡直是用不着懷疑的。

從帝國主義條件下不平衡律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正是如此。

你們可以看到：這種前途，是直接造成在帝國主義時期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內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列甯關於社會主義有可能在單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結論，是直接由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律中得出來的。而列甯是完全對的。因為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取消了整個的和一切的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的任何根據來估計社會主義在單個國內沒有可能勝利。

關於這點，列甯曾在一九一五年所著的「綱領論文」中寫道：

「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定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少的、甚至於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是可能的。」

〔列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頁）（着重語氣的標點是斯大林加的）

結論：

（一）反對派的主要錯誤，就是他們沒有看見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中間的區別，或是忽視去指出這個區別。為什麼他們忽視這一區別？因為這個區別就要得出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律。

（二）反對派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們不懂得，或者是估計不足：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是有決定的意義。為什麼他們對這點估計不足呢？因為，對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律的正確估計，就要得出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有勝利可能的結論。

(三)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第三個錯誤，就是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在單個資本主義國家內有勝利的可能。

誰要否認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誰就不能不對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意義默而不言，而誰要是對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意義默而不言，則誰就不能不抹煞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中間所存在的區別。

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這個問題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以實踐的觀點上看來，在我們的面前，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我們黨的路線」，號召各國無產階級，準備着將要來到的革命，仔細注意着事變進程，準備着以便在順利條件之下，獨立破裂資本主義的戰線，奪取政權，動搖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另外一條路線，這是反對派的路線，懷疑各國無產階級獨立的破裂資本主義戰線的適宜性，而號召各國無產階級等待「總爆發」的時機。

如果黨的路線，是要對本國的資產階級加緊革命的進攻，發展各國無產階級的自動性的路線；那末，反對派的路線，却是消極等待，束縛各國無產階級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鬥爭中的自動

性的路線。

第一條路線，是使各國無產階級積極化的路線。

第二條路線，是減弱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消極主義和等待主義的路線。

列甯所寫的下面的一段話，是十二萬分的正確，對於我們現在的爭論，有直接的關係：

「自然，我知道有一種博學才子，自以為是非常聰明的，或者甚至於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他們相信，當全世界各國未發生革命以前，是不應該奪取政權的。他們從未想到：他們這種說法，就是脫離了革命而走入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等待勞動階級完成世界規模的革命，就是等於使大家束手等待。這簡直是廢話。」（「列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九頁）

列甯這段話，是不應該忘記的。

（斯大林，「論反對派」，「再論社會民主黨傾向」，五一——五一九頁）

三、帝國主義的世界系統與帝國主義鏈子在薄弱一環內

破裂

從前，通常都是從某個單獨國家的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或多數國家的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從世界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自願自的單位了，已經成了所謂世界經濟這條鏈子底各個環節了。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即是那為數極少的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的人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政策壓迫的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展了的國家裏，有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存在。現在，這個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個統一的整個系統中，已經有革命的客觀條件存在。而且，如果，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革命程度，那末這系統中的某幾個國家工業不甚發展，並不能成為對於革命

的一種不可征服的障礙。

從前，照例總定說某一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自願自的現象，而以單獨的一國的資本戰線為敵手。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說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獨的國家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了所謂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這整條鏈子的各個環節了，必須把各國革命運動的總戰線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在最近的將來，這鏈子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她較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鏈子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這不是沒有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印度有新興的奮勇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的同盟者，——這無疑義的是一個偉大的和重大的同盟。因為，那裏與革命對立的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沒有精神上的信用，而為印度一般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羣眾所痛恨。

這鏈子也許會在德國被衝破，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比方，那些在印度活動着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活動着，同時，很明顯的，在印度與德國之間，發展的程度有莫大的差別，這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列甯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中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一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爲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就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的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請參看「列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六頁）

總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底鏈子照例應該在比較薄弱的環節上被衝破；但無論如何，也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不一定要在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而第二國際裏的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癩皮的蠢獸子們，却喜歡把這種統計當作有非常意義的事情。

（斯大林：「列甯主義問題」，「論列甯主義的基礎」）

四、列甯主義關於薄弱一環的理論與反對布哈林派曲解

該理論的闢爭

在十二月十六日「真理報」上登載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不要糊塗吧」（黨的建設欄內），在那裏批評到在「少共真理報」上一篇「關於列寧主義引言」的文章內的一個論點，就是涉及關於世界帝國主義陣線中爆發革命的最有利的條件這個問題。作者從被批評的那篇文章中引了下列一句話：「列寧主義教育我們，革命的開始是在帝國主義鏈子最薄弱一環的那些地方。」其次作者把這一段引語與從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中引來的下面的一段話之間放一個等號。「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是從最薄弱的國民經濟系統開始。」後來作者又引用了列寧反對布哈林那本書中的上述這段引語的批評意見，並且斷定在「少共真理報」上「關於列寧主義引言」那篇文章犯了同布哈林一樣的錯誤。

我以為「不要糊塗吧」一文的作用是犯了錯誤。無論如何不能在「帝國主義鏈子是在薄弱的地方破裂」的提綱與「帝國主義的鏈子是在國民經濟制度薄弱的地方破裂」的布哈林的提綱之間放一

個等號。爲什麼？因爲在第一種情形中所說的是帝國主義鏈子的薄弱，應當破裂這個鏈子，即是說帝國主義力量的薄弱，在布哈林那裏所說的是國家的國民經濟制度薄弱，這個國家應當破裂帝國主義的鏈子，即是說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薄弱。這完全不是一個東西，而且這是兩個對立的提綱。照布哈林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帝國主義鏈子的破裂，是在國民經濟制度最薄弱的那些地方。這自然是不正確的。如果這是正確的說，那麼無產階級革命應爲中非洲那些地方，而不是在俄國。在「關於列寧主義引言」一文內也說了一點與布哈林提綱直接相反的意見，帝國主義鏈子的破裂是在牠（鏈子）薄弱的地方。這完全是正確的。世界帝國主義的鏈子正是在這個國家破裂了，因爲正是在這個國家在這個時候牠（鏈子）是薄弱的。否則牠也就不會破裂。否則孟什維克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也就會是正確的了。然而在這一個國家帝國主義鏈子的薄弱到底用什麼來決定呢？決定於在這個國家內要具備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工業發展和文化。決定於這個國家內要具備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工業無產階級。決定於這個國家要具備有無產階級的重要的同盟者（如農民），而且能夠跟着無產階級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堅決鬥爭。總之，決定於在這個國家內孤立和推翻帝國主義所不可少的各條件的配合。」不要糊塗吧！這篇文章的作者，把兩件完全不同的東西

混淆起來。

在事實上：自己不要糊塗吧？

（斯大林，「必要的修正」，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真理報」的信）

五、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在

一國內勝利的問題

我想再對季諾維夫引證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特殊把戲說幾句話。季諾維夫這種把戲的特點，就是他弄不清時期與日子，把他們堆在一塊，把馬克思恩格斯個別的論點和辭句與實際生活的聯系隔離開來，把他們變為枯朽的教條，因此就破壞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要求：「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請看幾件事實：

第一件事實。季諾維夫在其說話中，從馬克思的「法國階級鬥爭」（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小冊子中引了一段有名的引證：這一段說：「在民族的界限內，工人階級的任務是不能解決

的」(即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斯大林註)。

其次，季諾維夫又從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五八年)裏面引了一段，這一段上說：

「我們的困難問題如下：在歐洲，革命是必然的，而且馬上就要帶着社會主義的性質。可是，由於在廣闊無比的區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是向上發展，那末，在這區區一隅內的革命運動，是不是一定要遭受失敗呢？」(見「馬克斯及恩格斯書信集」第七四至七五頁。)

季諾維夫引證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所說的這幾段話中，作出這樣的結論：因此，在資本主義任何的時候，任何的時期，解決在單個的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都只能是否定的。

能不能說季諾維夫已經懂得了馬克思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上，他的觀點，他的基本路線呢？不，不能夠說。恰巧相反，由這些引證中，可以看出，季諾維夫完全不了解馬克思，他曲解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

從馬克思這幾段話中，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在資本主義發展任何條件下，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都是不可能呢？不，不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由馬克思的話中，只能得出這樣

的結論：祇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整個的還是向上發展」，那末，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已經因事物過程而整個的變更了他的方向，開始走向衰落，那末又應當怎樣辦呢？那末從馬克思的話中，就可得出結論，在這些條件之下，否認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有可能的根據就消失了。

季諾維夫忘記了馬克思這幾段話是指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那時候，資本主義整個的還是向上發展，那時候，資本主義的發展，整個兒還沒有引起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如像英國走入腐化的過程，那時候，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也還沒有成爲，而且也不能成爲破壞資本主義的有力因素，好像他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在帝國主義時期中所表現的結果一樣。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馬克思所說的在單個國家內解決工人階級的基本任務，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對於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是完全正確的。我還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在自己的報告中說過：在從前，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關於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是否定地解決了，而且這種解決是完全正確的。可是現在，在資本主義現時期中，這時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我們還能不能說，資本主義還是整個地向上發展呢？不，不能這樣說。在分析帝國主義邏

實質質時，列寧說道：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社會是整個的向下衰落的。列寧說得完全對，當時他說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關於這一點列寧這樣說：

「很明顯的，為什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資本主義；因為由資本主義中生長起來的壟斷，已經是資本主義的死亡，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帝國主義把勞動廣大的社會化（資產階級辯護者經濟學家稱之為「交錯」）其意義也是一樣。」（「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〇二頁）

壟斷以前的，整個兒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是一回事。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又是一回事：這時候，全世界已經屬於幾個資本主義集團，這時候，資本主義跳躍式的發展，要求用軍事衝突來重新瓜分已分的世界；這時候，各帝國主義集團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衝突與戰爭，減弱了資本主義的世界戰線，使他們容易受傷，而造成在單個國家內破裂這條戰線的可能。因此，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這裏，在帝國主義時期，在垂死的資本主義時期，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已經是有可能了。

同志們！事情原來如此，這也是季諾維夫所不願意了解的。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夫好像一個小學生，引證馬克思的話，曲解馬克思的觀點，玩弄馬克思個別的引語，同時他用這些引語時，不是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像社會民主黨人的態度。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把戲，是怎樣呢？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把戲，就是不顧某時代的具體條件，從馬克思在單個論點上所說的話中引證一些來用以代替馬克思的觀點。

季諾維夫引證馬克思的把戲是怎樣的呢？季諾維夫引證馬克思的把戲，就是用馬克思某一段話，或某一個字來代替馬克思的觀點，離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發展條件的活的聯系，把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話變為教條。

（斯大林：「論反對派」，「再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五〇〇—五〇三頁，一九二七年）

六、在一國內革命的勝利是加速全世界無產階級勝利的

推動和工具

毫無疑義的，所謂革命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這個著名理論，所謂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勝利的這個理論，——原來是一個矯揉造作的，毫無生機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來的歷史，並不是證實這個理論，而是駁斥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能採納作為世界革命發展底計劃，因為牠與顯然的事實相矛盾。牠尤其是不能採納作為一個口號，因為牠不能展開而祇束縛那些因為某種歷史條件而有單獨衝破資本戰線之可能的個別國家底倡導性；因為牠不是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資本，而祇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普遍爆發」底時機；因為牠不是在個別國家底無產者中間養成革命堅決性底精神，而祇養成哈姆列特底猶疑精神：「萬一別國不援助，那又怎麼辦呢？」。列寧說得完全正確：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乃是「普通的事實」，「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祇能是「少有的例外」（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主義的革命論，並不祇限於此。牠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的勝利，並不是一個自願自的任務。革命已獲勝利的這一個國家底革命，把自己

請參看我著的「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註。

不應看做自願的東西，而應看做用以加速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勝利的助手，工具。因為在一個國家裏（在這裏就是指在俄國）革命底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和日益崩潰中的產物，牠同時還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世界革命發展底道路，並不像革命沒有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前，在這種發達的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尚未出現以前所能感覺得的那樣簡單。因為出現了這樣的新因素，如在發展的帝國主義底條件之下發生作用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定律；這個定律說明軍事衝突必然發生，說明資本之世界戰線一般地削弱和社會主義可以在個別國家內勝利。因為出現了這樣的新因素，如在西方與東方之間，世界財政資本剝削底中心與殖民地壓迫底舞台之間已經存在着一個偉大的蘇維埃國家，單是這個國家底存在，已足以使全世界革命化。

在研究世界革命底道路時，所有這些因素（比較次要的別些因素我還不講），是不能不估計到的。

從前，人們通常認為，革命底發展道路，將是首先在那些比較發展的「先進的」國家中，社

會主義底成份平衡地「成熟起來」。現在，這個觀念，須要有重大的改變。

列寧說：

「國際關係底系統現在構成得這樣，就是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則，西方有些國家，而且是最老的國家，由於勝利而處於這樣的境遇，即牠們可以利用這種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重要的讓步，——這種讓步雖然是不重要的，可是到底足以推延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造成幾許類似「社會和平」的現象。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各國，印度，中國等等，正因為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軌。牠們的發展最終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的軌道。普通歐洲式的騷擾在牠們中間開始了。現在全世界都看得明白：這些國家已被牽入這樣的發展，這個發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因為這一點和因為與這一點有聯系，「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不是和我們以前所預料的一樣。這些國家完成這種發展的步驟，並不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某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剝削，帝國主義戰爭的第

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牽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如果除此以外還加上這樣的事實，就是：不僅是各戰敗國和殖民地被各戰勝國所剝削，而且一部份戰勝國也被最強大的戰勝國（美國和英國）底財政資本所剝削；這一切國家之間的各種矛盾是使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除了這些矛盾以外，這些國家中每一國內部還存在着和發展着各種極深刻的矛盾；這一切矛盾，因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與這些國家並存的事實而加深着和緊張着，——如果注意到所有這一切事實，則對於國際狀況底特殊情形，將得到比較完滿的概念。

最有可能實現的，世界革命底發展，將經過這樣的道路，就是許多新的國家，將以革命的方脫離帝國主義國家底系統，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的國家裏的無產者。我們知道，第一個已脫離這個系統的國家，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已經爲其他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和一般的勞動羣衆所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擁護，則這個國家就不能維持。毫無疑義的，

這種擁護將會增強和發展。在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社會主義之鞏固愈是徹底，這個國家之變爲世界革命繼續擴展底基礎，變爲使帝國主義繼續解體的槓桿，愈是迅速，則世界革命發展底本身，許多新國家由帝國主義系統中擺脫出來的過程底本身，也將愈迅速和愈激厲，——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無產者底共同努力，則在第一個已得解放的國家內，社會主義不能取得最後勝利——如果這種議論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是切實，則世界革命底發展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這也是同樣正確的。

這種幫助底表現是什麼呢？

這種幫助底表現，第一，應該是：這個已獲勝利的國家「最高限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裏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底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這種幫助底表現，第二，應該是：一個國家中「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已經剝奪資本家

並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過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他們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已獲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底特點，不僅在於牠加速別些國家中無產者底勝利，而且還在於，牠既然使這種勝利易於達到，這樣就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得到最後的勝利。

最有可能實現的，是在世界革命發展底進程中，會造成個別蘇維埃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底發源地及這些發源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系統，以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帝國主義底發源地及這些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系統相並列，而且在這兩個系統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底歷史。

列寧說：

「因為，如果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各落後國家作比較長期的堅持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同卷同頁）

十月革命底世界意義，不僅在於牠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系統的事業上的偉大創舉，不僅在於牠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發源地，而且還在於牠是世界革命底第一個階段和世界革命繼續發展底強大基礎。

因此，不僅這樣一種人是不對的，這種人忘記了十月革命底國際意義，而宣稱一個國家中革命底勝利是純粹民族的現象和祇是民族的現象。而且另外有一種人也是不對的，這種人雖記得十月革命底國際意義，但是企圖將這個革命看作一種被動的，祇是以接受外來援助爲使命的現象。實際上，不僅是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國家裏的革命底援助，而且其他國家裏的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底援助，以便加速和促進那個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的策略」）

第三章 帝國主義時代革命的主要形式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

一、爲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與革命的主要形式

無產階級底國際革命，是由一系列不同時的和不同性質的過程而成的；純粹的無產階級底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戰爭，殖民地革命。這種革命過程只有在最後的計算起來才走向世界無階級底專政。

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加激，引起了資本主義形式底多樣性，引起了在各個別資本主義成熟程度底不同，引起了各個別國家中革命過程底複雜的特殊條件。這些情形就造成在歷史上完全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底多樣的途徑與不同的速度，以及必然在許多國家中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某些過渡階段。因此社會主義底建設在各個國家中也有着不同的形式。

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複雜條件與道路，在個別國家中可以概約地分成下面三個基本形式：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美國、德國、英國）有着強大發展的生產力，高度集中的生產，小經濟比較小的比重和成立已久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在這些國家裏，綱領上政治的主要要求是直接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經濟領域上的主要要求是：沒收全部大生產；建立巨數國營的蘇維埃農場，以數量較少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比較縮小原有的市場關係的範圍；加速一般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尤其要加速農民經濟的集體化。

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西班牙、葡萄牙、波蘭、匈牙利、巴爾幹半島諸國等等），在農業經濟中還有着半封建關係底顯著的殘餘，對社會主義建設底物質前提只是很少，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在一些這種國家裏，可能比較迅速地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在另一些國家裏，可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却帶有資產階級民主性底廣泛任務。所以在前一場合裏，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直接產生，而是要在從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過程裏出現的；在後一種場合裏，革命直接發展為無產階級性的，而它以無產階級領導廣大的農民運動與土地運動為前提；土地革命有着重大的有時是決定的作用；在沒收大地產的過

程中，要把巨量沒收的土地轉與農民手中；市場關係底範圍，在無產階級勝利後還是極廣大的；用合作社的方式組織農民以及在大的生產單位上團結農民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建設底各種任務中有着最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建設底速度比較緩慢。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印度等）及附屬國（阿根廷、巴西等等），其工業發展還只是一些萌芽，有時雖然可觀，但對於獨立的社會主義建設還大都不夠，中世紀的封建關係或「亞細亞空虛方式」底關係，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層建築中還佔着優勢；最後，主要工業、商業與銀行等企業主要交通工具，次農莊，種植場等等都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掌握中。在這些國家裏，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的鬥爭和徹底實行的農民土地革命，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與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兒通常有經過一系列的準備階段，只有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整個時期底結果。社會主義有效的建設，在大多數這種國家裏只在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直接幫助之下才有可能。

在更落後的國家裏（例如非洲的某些部分），那裏差不多沒有或完全沒有僱傭工人，大多數人民還生活在部落狀況下，還保存着古老的氏族社會底殘餘，民族資產階級差不多沒有，外國

帝國主義主要出現爲採掠奪土地的武裝佔領者。在這些地方，主要是出現民族解放的鬥爭。如果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實際加以有力的幫助，那末在這些國家裏民族起義及其勝利可以展開一條社會主義底道路而跳過資本主義的階段。

當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已提上日程，在蘇聯已經存在着無產階級專政且成爲國際意義的要素的時候，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底侵入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內引起的解放運動，可以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及一般的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底援助達到社會主義底發展，雖然分開來看這些國家底社會關係遠不成熟。（「共產國際綱領」第四章第八節）

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的轉變

1. 斯大林同志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與關於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

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肯定說（而且現在還是肯定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

之問，有一個無底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得到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和準備着反資本主義的「堅決鬥爭」。這個距離時間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祇是，而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慾望底掩蓋和粉飾。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含蓋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的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底環境內，當「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在全世界所有一切國家裏發展着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力量（直到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為止），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起到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止），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先與帝國家主義作革命鬥爭便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殘餘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革命史已經顯然的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辯駁的。無怪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前夜，在「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鏈子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致的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痲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痲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便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關於革命底規模問題底一切議論和決議案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做這樣狹隘。」（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去說列寧底其他的、比較晚些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觀念，比在「兩個策略」中更說得明顯。這個觀念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才得出這種觀念，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爲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上轉到資產階級手上，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上。聽說這種說法甚至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章上來了。我應該說，這種說法

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我們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裏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底勝利，不是當作「秩序底組織」，而是「戰爭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底「關於臨時政府」這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篇論文中，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個革命不僅達到現時執政當局底小小讓步，而要完全推翻這種執政當局」，在這篇論文裏，他並且更把這個前途發揮下去，把牠和歐洲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說道：

「假使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燄將燃起歐洲；在資產階級反動下疲困了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件事情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的革命高潮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說：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要不惜犧牲地爲着奪取政權，爲着成立共和制度，爲着沒收土地……爲着吸收『非無產階級的民衆』去參加那個使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即是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沙皇制度和擺脫地主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這件事情，這不是爲着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着聯合歐洲無產階級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小冊子裏的一段著名的話，在這段話內，他引了「兩個策略」中的一小節（即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底規模」這一節）而得到下面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了我們底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

民主革命綱

綱 社會主義

九十年

農民的力量 革命階級

義，就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他和鄉村貧民的聯合程度之外，企圖用其他的東西來分隔這兩種革命，企圖在它們之間建立一座人造的萬里長城，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極大的曲解，使它鄙俗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大概已經夠了吧。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會和「不斷革命」觀念作鬥爭呢！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幹，澈底利用他的革命能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派」則沒有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革命能力和力量，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幹，因此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週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上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派」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便是不願看見農奴制度殘餘這樣的「小事情」，便是沒有顧到像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懂得這樣的政策祇能妨害無產階級去進行爭取農

民的工作。

可見，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作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而這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

「不斷革命」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最初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名著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革命派」也就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了不斷革命這個觀念。應該注意到：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觀念拿來以後，就稍許使這個觀念改變了樣子，改變了樣子以後，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於實用了。曾需要列寧底熟練手掌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底真相，而使它成爲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在這裏，馬克思在列舉了共產主義者應該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說道：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極端迅速地和多至是只要一實行上述的要求就結束革命，

可是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在於：要使革命成爲不斷的、一直進行到一切大的或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已經發展到能使這些國家底無產者們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程度時候，一直進行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裏的時候。」

換句話說：

(A)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事業直接從無產階級的政權來開始，這和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計劃相反。

(B) 馬克思派主張以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完成革命，一步一步地接着把各派資產階級從政權底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達到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焰燃遍全世界。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而教導了我們的以及他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所實行過的完全相合。

可見，俄國的「不斷革命派」，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

階級領導權觀念底意義，而且改變了（破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使它不適於實用。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曾經嘲笑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底理論，稱它為「新奇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繞過這個漂亮的理論而前進了」（列寧底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恰巧在「不斷革命派」底理論在俄國發現以後已經過十年的時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列寧曾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塞維主義的，他說：這理論「從布爾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否認』農民底作用。」（請參看同一卷上的論文「關於革命底兩條路線」）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就是這樣。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三九——四六）

2.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是這樣：它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道進行鬥爭，

反對它所要推翻的那個集團；當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自己想鞏固起來時，則它在一切情形之下都要反對他們。

民主派小資產者，並不想進行有利於革命無產者的整個社會的變革，他們只求社會秩序這樣一種改變，就是這種改變使現存的社會對他們盡可能的更加舒適和便利。……因此，他們首先要求用限制官僚的方法來減低國家的支出，並把主要的捐稅放到大地私有者和資產者身上去。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
的爭執

其次，他們要求採用政府信用借貸機關和反對高利貸法令的方法，來消除大資本所加於小資本的壓力，因為這樣，在他們和農民的前面，就有了可能不是從資本家那裏，而是從國家方面，並在減息的條件下，獲得貸款；然後，他們進一步用完全消除封建主義的方法，在農村中來採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爲要把這一切實行起來，他們必需要民主的管理形式（不論立憲的或共和的）管理形式，這種管理形式將可以使他們和他們的同盟者——農民得佔大多數）與民主機構的自治體（註），這種民主機構就使他們可以直接監督自治體的財產和獲得其他的許多作用，這些作用在現時是由官僚來執行的。

註：自治體是地方政權的自治制度（編者）

少數資產階級 孤竹階級

照他們的意見，抵抗資本的統治和資本迅速的增加。一部份用限制遺產權的辦法，一部份用將盡可能多的工作數量交給國家的辦法，就可以抵抗資本家的抵抗和資本迅速的增加。至於說到工人，那麼他們首先固持的主張工人應當如以前一樣，仍舊是雇用工人；但同時，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想使工人有較好的工資與更有保證的生活；他們希望一部份以國家方面得到安置的方法，一部份用慈善的方法來達到這點，——總之，他們希望多少用隱秘的方法來收買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狀況的方法來破壞工人的革命力量。上述要求並不是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集團都同時堅持的，這些要求整個地說來乃是這些集團中少數代表的一定的目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個別人物和個別集團愈是往前走，那麼他們愈得把這些要求更多提出來成爲自己的要求。並且那些把上述要求看作自己的綱領的少數人，恐怕也就會想到，這裏提出的是革命所能實現的最大限度的要求。但是這些要求無論如何還不能滿足無產階級的政黨。同時，民主派的資產者希望盡可能更迅速的結束革命，在最好情形下亦希望只要一實行這些要求就結束革命，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在於：要使革命成爲不斷的，一直進行到一切大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銷統治地位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國內，而且在

到能使這些國家底無產者們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時候，一直進行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已經發展力已經集中到無產階級的手裏的時候。對於我們，事情不是在於改變私有財產，而是在於消滅私有財產，不是在於掩飾階級矛盾，而是在於消滅階級，不是在於改善現存的社會，而是在於建造新的社會。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繼續發展的時期中，在德國會取得一時的優勢的影響，這也是用不着任何懷疑的。因此，要問：無產階級，特別是共產主義同盟會對他們的態度將取怎樣的立場：

(1) 在現存關係存在之下，即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同樣也處於被壓迫的狀況中？

(2) 在使他佔優勢的最近的革命鬥爭中？

(3) 在這個鬥爭之後，這時他們對於已推翻的階級與對無產階級的關係上都佔優勢時候？

(1) 在現時時候，這時民主派的小資產者到處被壓迫，一般的他們向無產階級講統一與和諧，向無產階級招手，並且力求創立一個大的在野黨，包括各種派系的民主主義的政黨，即是他們企圖把工人吸收到這樣的黨的組織內去，這個黨統治着一般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詞句，而在這些詞句之後隱藏着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特殊的利益，而無產階級的一定的要求，則為其所酷愛的和

工人不應為資產階級領袖的附屬品

工人的地位

平，無論如何不能提出來。這樣一種聯合對他們將絕對的有利，而對無產階級則完全的有害。無產階級就完全消失了自己獨立的、用最大努力所奪得的地位，而重新陷于為正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品的作用。這就是說，這樣一種聯合，應當最堅決的拒絕。為着不再成為替資產階級民主派鼓噪的啦啦隊，工人，首先是整個同盟會，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工作，就是為着與正式的民主派之外，創立獨立的秘密的或公開的工人政黨的組織，並且把每一個地方支部變為工人聯合會的中心和核心，使得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利益，可以不受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在這個組織內來討論。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是如何的不嚴重考慮與無產階級的聯盟，無產者同他們有同樣力量與同樣權利的聯盟，例如，布拉斯勞(Breslau)的民主派就是明證，他們用最狂暴的態度在自己的機關報「新阿得」報(New Odenzeitung)上攻擊獨立的有組織的工人，他們稱工人為社會主義者。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條件下不須任何特殊的聯合。既然須要進行直接的鬥爭反對這樣的敵人，兩黨的利益在一時又相適合，那麼如在以前，同樣在將來他自己會形成一種僅僅適用於當時的聯合。很明顯的，在將來到的流血沖突中，如同在過去一樣，主要地將是工人們依靠自己同英

註：布拉斯勞是德國細勒細亞的省城——譯者

階級地位

資產階級

自覺，去不

勇、堅決和自我犧牲的準備，去爭取得勝利。在這個鬥爭中，小資產者的大多數，如同過去一樣，將盡可能長時的猶疑不決，並且保持不堅決的和消極的態度，以便在勝利已取得之後，他們來利用這種勝利，號召工人安分守己和回到自己的勞動中去，用所謂過火來警告工人，取消無產階級所獲得的勝利的果實。工人沒有權力來妨礙小資產階級這樣做，但是，工人有權利使他們的加強在武裝的無產階級面前困難于加強自己，並給他們造成這樣的條件，即在這種條件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統治從最初開始起就帶着自己已死亡的種子，并使以後無產階級政權驅除他們更加容易。在沖突的時候，或者是在鬥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工人首先應當盡可能的反抗資產階級進行安撫的企圖，並且強迫民主派實行他們現在的恐怖的回句。他們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工作，就是直接的革命的興奮不要在勝利後立即又被鎮壓。相反的，他們應當盡可能的支持這種興奮。不要去進行反對所謂過火，不要反對人民對憎惡的個人或官場機關（與這些機關相聯繫的只有憎惡的回憶）的仇恨的發動，他們（工人）不僅應忍受這些發動，而且自己要去領導這些發動。在鬥爭時和在鬥爭後，工人應當在每次都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以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要求同時並列。只要是民主派的資產者準備奪取政權時，工人們就應當要求對工人的保障。在必要時，他們應當用強

力來得到這些保障，並一般的應當考慮到使新的當權者履行一切可能的讓步和允諾——這是揭破他們的，最可靠的方法。一般的他們（工人）應當盡可能的用平心靜氣的和冷靜頭腦去了解事變，用不掩飾的對新政府的不信任，來抑制因勝利而發狂，因新的形勢而興高彩烈（這種情形在一切勝利的巷戰以後都會發生的）。在新的正式政府之旁，他們應當立即建立起自己的革命的工人政府，或者是公社管理委員會，公社委員會的形式，或者是工人俱樂部、工人委員會的形式，這樣就使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不儘立即失去了在工人中的支柱，而且也使他們一開始就看到了他們是爲受着整個工人羣衆所支持的政權所監視和威脅的。總之一句話，從勝利的開始時起，必須把不信任的情緒已經不是用來去反對已被戰勝的反動政黨，而是用來去反對自己以前的同盟者，而是去反對這樣的政黨，它想竊取共同的勝利爲他單獨的自己的勝利。

（2）但是，爲着能夠有力的和威迫的進行反對這種政黨（它從勝利開始時起就開始出賣工人），他們應當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應當立刻進行用槍、砲、武器、軍火來武裝整個的無產階級；必須反抗恢復用來反工人的舊的國民軍。但是，當那裏實現這一點成爲不可能時，工人就應當企圖去用獨立的無產階級自衛軍的形式來組織，有他們自己挑選的軍官和總參謀部，不屬於

家政權的支配，而屬於工人所創造的革命的公社、委員會的支配。在國家企業裏做工的工人，應當取得武裝，並組織成單個的隊伍，有他們自己挑選的軍官；或者是用無產階級自衛軍支隊的形式來組織；在什麼藉口之下也不能把武器和軍火交出去，一切解除武裝的企圖，在必要時，應當給以武裝的反抗。消滅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工人中的影響，立即創立工人的獨立和武裝的組織，並且給那暫時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造成盡可能的更加困難的和使他丟失信仰的條件，——這就是主要點，無產階級以及他的同盟會，在行將來到的起義之時或起義之後應當留意這些主要點。

(3) 只要新政府達到一定程度的鞏固，他們立即就會開始反對工人的鬥爭。爲着有可能用力量來反對民主派的小資產者，首先必需使工人在俱樂部中，獨立的組織起來和集中起來在推翻現存的政府之後，只要有可能，中央委員會就將要搬到德國去，他那時就應召開代表大會，並在大會上審查關於在管理委員會領導（這管理委員會在運動的主要中心點）之下工人俱樂部的集中化問題。至少是迅速的組織省區的工人俱樂部的聯合，這是加強發展工人政黨的主要方法之一；推翻現存政府的最近的結果就是選舉國民代表會議。這裏無產階級應注意到：

一、地方政權或政府委員的任何詭計不能成爲取消工人代表的藉口。

二、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候選人之外，到處要提出工人的候選人，盡可能的是同盟會的會員，並且應當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他們能夠當選。甚至就是那些沒有任何希望當選的地方，工人也應當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目的是爲着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計算自己的力量，及公開的向一切人指出自己的革命立場和自己的黨綱。在這裏，工人不應當爲民主派的空洞詞句所收買，例如，他們說這是分割民主黨，而給反動派以勝利的可能等等話。所有這些詞句，結果不外是使無產階級受其愚弄的。無產階級政黨用這種獨立行動所應獲得的勝利，較之使幾個反動派參加到代表會議上去的害處要重要得多。而且民主派如果一開始就堅決地恐怖手段地來對付反動派，那麼反動派在選舉中的影響就預先已經消滅掉了。

資產階級民主派與工人之間發生沖突的第一個問題，將是消滅封建主義的問題。如在第一次法蘭西革命中（註），小資產者將封建采地用自由私有財產的形式交給農民，即是他們仍想保存

註：即是：法蘭西大革命，開始於一七八九年。——編者

農村無產階級，並創造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階級，這個階級將要經過循環不息的貧困化和增加負擔，如像現在法國農民所處的地位一樣。

工人爲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自己的特殊利益計，應當反抗這個計劃。他們應當將沒收來的私有財產成爲國家的財產，並把它變爲勞動的墾殖地，由聯合的農村無產階級來耕種，它將有大農業的一切優點。這樣，公有財產的原則，立即就在動搖的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之中得着堅固的基礎。民主派聯合農民，工人就應當聯合農村無產階級。其次，民主派或者是間接的將趨向於

革命過程中
的鬥爭

民主派

建立聯邦共和國，或者是如果他們避免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不成功，他們至少企圖麻痺中央政府，使地方自治體和省區得到盡可能大的獨立性和不依賴性。對抗這個計劃，工人不僅應當堅持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德國共和國，而且用最堅決的態度來達到使力量集中在國家政權手裏。他們不應當爲民主派關於自治體的自由關於自治等等的漂亮話所迷惑。像在德國這樣的國家，這裏需要消除的中世紀的殘餘還這麼多，這裏必須破壞的地方的省區的頑固守舊還是這麼多，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也不能忍受的，每個農村，每個城市，每個省區在革命活動的道路上放上新的障礙，這種革命活動，只有在集中化存在之下才能發揚全部的力量。不能允許恢復現有的這種狀

況，由於現在的這種狀況，德國人爲着同一前途步驟要在各自爲政的每個城市和每個省區中都要進行特別奮鬥。更不能允許在所謂自由的地方自治的管理幫助之下，將使自治體的財產權長期保存，這種私有財產的形式，還落后於現代的私有財產，這種私有財產形式到處在瓦解，不可避免的要轉變爲現代的私有財產。從現代私有財產中產生出來的貧困的與富裕的自治體之間的爭執之長期的保存，以及用來防害工人的自治體的公民法與總的國家的公民法底同時並存，亦是一樣不能容許的。如七在一九三年的法國以及現在在德國，實行嚴格的集中化，這是真正革命政黨的任務（註一）。

我們已經看到了，民主派在最近將來的運動中，將如何的取得統治，他們將如何的被迫或多或少的採取社會主義的辦法。從這裏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工人將要提出什麼方法來對抗這一點？自然，在運動最初開始時，工人不能提出純粹的共產主義的辦法。但是他們能夠：

(1) 強迫民主派盡可能的在一切範圍內去干涉現存的社會制度，破壞它的正常的進程，使他們喪失信仰，同樣把盡可能的生產力，運輸工具、工廠、鐵路等等集中於國家的手裏。

(註一) 必須記得，這個地方是建築在該解上的。由於拿破崙派和自由派歷史的偽造者，以

致當時公認法蘭西集中化的行政機構是由大革命建立起來的，並且國民會議（Constitutionnelle）用這個機構來作為戰勝保皇派的和聯邦派的反動派以及戰勝外邦敵人的必要的和決定的武器。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下面的事實，就是在整個革命中一直繼續到三月十八日為止，各省、各區域的和各地方的總的行政管理機關是由被管理的人自己選舉而組成的政權，並且在總的國家法律範圍內它使用了全部的自由；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就是這種省區的和地方的自治機關，如像在美國一樣，正是成為革命的有力槓桿；同樣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就是在三月十八日國家政變以後拿破崙急急于用地方官吏的統治來代替這種自治機關，這種地方官吏的統治到現在還保存着，因此從開始起就成為純粹的反動派的武器。但是，既然地方的和省區的自治機關並不與政治的和民族的集中化相矛盾的，那麼，它也同樣不一定是與那種狹隘的地方自私自利主義相聯系的，如像在瑞士，它（地方自私自利主義）所表現出的那種醜態，德國南部的聯邦共和派也想把它（地方自私自利主義）變成德國的定律。

（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對初利黑（Nurich）版註解）

(2) 他們(工人)應當把民主派的提議推向極端。自然，民主派不是以革命的立場出現，而只是改良主義者，他們應當把這些要求變成爲直接的攻擊私有財產。例如，如果小資產階級提出收買鐵路和工廠，工人就應當要求這些鐵路和工廠作爲反動派的財產，由國家無代價的來沒收。如果民主派提議比例稅，工人就應當要求累進稅，如果民主派自己提議溫和的累進稅，工人就應當堅持課以迅速增加的稅率，足以使大的資本因此而毀滅；如果民主派要求調整國家債務，工人就應當要求國家破產。因此，工人的要求到處應當看民主派的讓步和辦法而提出來。

如果是德國的工人若不走完革命發展的更長期的道路，不能獲得統治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的，那麼在這一次他們至少可以相信，將來革命演戲劇的第一幕，將與自己階級在法國的直接勝利同時而來，而這將有力地加速他的勝利。

但是，爲着自己的最終的勝利，他們自己最先要做的，應當就是表明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只要一有可能就要站住自己的獨立的政黨的立場上，並且一瞬間也不讓民主派的小資產階級用自己的虛偽的詞句迷惑他們離開獨立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道路，他們的戰鬥口號，應當高呼：「不斷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馬克思選集」第二卷，二二六——二三三頁，一八五〇年）

3. 無產階級爲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而鬥爭就是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馬克思主義教導着無產者，不是對資產階級革命旁觀，不要不參加這個革命，不是把這個革命底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恰恰相反，而是要最熱烈地參加這個革命，最堅決地爲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鬥爭，爲貫徹革命到底而鬥爭。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但是，我們能夠大規模地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些範圍的限度內，爲無產階級底利益而鬥爭，爲無產階級直接的需要以及爲準備實力達到將來完全勝利的條件而鬥爭。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各有不同，有地方自治的保皇派，上議院的支持人，「要求」普選權的、而暗地裏却與沙皇政府進行翰函那種口鼻不全的憲法的勾當，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還有手拿着武器反對地主和官僚，以「直率的共和派的態度」提出「驅逐沙皇」的農民，這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有德意志資產階級民主制，還有英吉利資產階級民主制；有奧大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

還有美國和瑞士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民主革命時代，輕視民主主義的各種程度之間的區別，與民主主義彼此不同形式的不同性質之間的區別，而只是憑着自己的「聰明才學」，說橫直這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橫直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底結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新火星派，正是這樣一批以近視自尊的「才子」。在當時和當地必須懂得分別共和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與保皇的自由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間區別時，他們却正是爲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成見所限制，更不用去分別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之間的區別了。當着說到：要在現時的革命中給以民主主義的領導，要着重先進的民主主義的口號，以別於司徒威及其伙伴們的叛徒的口號，要直接的和嚴厲的指出工人和農民真正的革命鬥爭的當前任務，以別於地主和工廠主的那種自由主義的仲裁態度，他們却用「對抗的各階級互相鬥爭的過程」的灰心喪氣的話以自滿，確切的說，他們在事實上已成爲「癡人木偶」。現在問題的實質正在這裏，先生們，你們把這個要點輕視了，問題的要點是：我們的革命是完成真正的偉大勝利，還是一種可憐的妥協收場呢；我們的革命是達到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還是爲着一紙自由派錫波夫

式的憲法而「費盡氣力」呢！

什麼是「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的勝利呢？」我們已經看到，當新火星派運用這個詞句時，連這詞句最近的政治意義都不懂。他們對於這個詞句底階級意義的認識，便更是淺薄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不應該像現在許多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樣，（如加那那一流人）爲「革命」或「俄國大革命」等字眼所誘惑。我們自己應該確切估計一下，究竟與「沙皇制度」（這是一個完全實際且是大家所知道的力量）對立且能「澈底戰勝」它的，是什麼實際社會力量。大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團」是不能成爲這種力量的。我們知道，這些社會分子，甚至不願意堅決勝利。我們知道，他們按其階級地位是不能與沙皇制度堅決鬥爭的，因爲私有財產、資本、土地等把他們的腳纏得太緊了，幹不了堅決的鬥爭。因爲他們爲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太需要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了，不能爲推翻專制而奮鬥。能夠「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力量，祇有民衆，如果拿基本的力量來看，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而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也是「民衆」），可就這兩個根本力量來分插進去。「革命對專制的澈底勝利」即「革命的民主專政」。這個結論是「前進報」久已指出來的了，我們的新火星派總不能

逃出這個結論。因為除了這個基本力量外，無論誰也不能徹底戰勝沙皇制度。

而這種勝利將是真的專政，就是說，這種勝利，必然要依靠軍事力量，依靠武裝的羣衆，依靠起義，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用「合法的」用「和平方法」建立起來的機關。這祇能是專政，因為工農所需要的那些迫切改革底實現，必然引起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方面拚命的反抗。要打破這個反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便非專政不可。但這自然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專政是不能動搖（如不經過革命發展許多過渡階段）資本主義底基礎的。充其量，它不過能把地產根本上重分一次，以滿足農民底利益，施以徹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至共和制度爲止，根本上剷除鄉村生活與工廠生活中的一切亞洲式和奴隸式的特點，認真改良工人地位及提高其生活程度，最後（計算上是最後，而不是按重要性的最後），把革命火焰蔓延到歐洲去。這樣一個勝利，還是完全沒有把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並沒有直接超過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底範圍，雖然如此，但這種勝利對於俄國及全世界將來的發展是有莫大意義的。能將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提高到這樣程度，且將全世界無產階級達到完全勝利的道路，如此縮短的，祇有伊國已經開始的革命底徹底勝利。

這種勝利底可能程度如何，這是另一問題。對於這問題，我們當然不是抱着盲目的樂觀主義，我們並不是忘却完成這個任務的巨大困難，但當我們開始鬥爭的時候，我們應當希望勝利，而且應當指出達到這個勝利的真正道路。能夠達到這種勝利的傾向現在是有的。固然不錯，我們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影響還很不充分，革命運動對於農民羣衆的影響還是很小很小，無產階級和農民（尤其是農民）還是非常渙散，非常朦朧，很不發展，但革命潮流能很快地把他們結合起來，很快地使他們覺悟起來。革命發展底每一步驟，都能喚起羣衆，且以大的力量吸引他們跟着革命的黨綱前進，因為這是澈底表現真正羣衆利益的惟一的黨綱。

（列寧全集，第八卷「兩個策略」五八—五九六——六三頁）

4.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動力與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動力

俄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在一九〇五年前俄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這樣說的。以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孟塞維克，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所以，無產階級不能超出資產階級所容忍的範圍，應該採取同資產階級協定的政策。布爾塞維克那時就說，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資產階級企圖照資產階級的方式，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國家，盡

可能地保持君主政體與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等等。無產階級應該不讓資產階級以改良主義來約束自己，而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幹到底，布爾塞維克曾把資產階級革命時的階級的力量對比，歸納成這樣一個公式：無產階級聯合農民，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將君主政體、中世紀制、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破壞到底。

無產階級同一般的農民聯合，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性的表現，因為一般的農民聯合是站在商品生產地位上的小生產者。此外，布爾塞維克那時又補充說：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半無產階級（一切被剝削者與勞動者），使中農中立，推倒資產階級。這就是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所在（「叛徒考茨基與無產階級革命」，中文本「列寧選集」第十二卷二〇五——二〇六）

5.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論革命的轉變

……我們幫助農民運動，因為它是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我們準備（現在就立即準備）與它作鬥爭，因為他是反動的，反對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實質就在這雙重的任務上，只有不覺得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夠把這個雙重任務簡單化而為一個單純的任務。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假定農民的起義勝利了。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和臨時革命政府（部份的這

個政府是依靠着農民委員會的)能夠進行隨意的沒收大的私有財產。我們贊成沒收，這是我已宣
言過的。但是，我們建議把這些沒收的土地交給誰呢？這裏我們不束縛自己，從來也不爲聲明所
束縛，如像這封信的作者不慎重提出的聲明一樣。信的作者忘記了在三次大會的決議中所說到的
：「從農民運動底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內容中清除一切反動的混雜物」，這是第一；第二，說到：
必須「在一切條件下和在一切情況中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這是我們的指令。在農民運動中
反動的混雜物時常會有的，而且我們早就宣佈過與它作鬥爭。在農村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資產階
級之間的階級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早就把它揭穿過，說明過，在它的基礎上準備作鬥爭。總
之，由於這種鬥爭很可能發生這樣的問題：將沒收的土地交給誰並怎樣交給呢？我們不掩飾這個
問題，我們不允諾平均分配，「社會化」等等，而我們說：這裏我們還要鬥爭，還要鬥爭，在新
的舞台上與另一種同盟者一道鬥爭，這裏不用說我將是與農村無產階級，與整個的工人階級一道
反對農民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在那些奴役的農奴的大私有制佔優勢的地方，在那些還沒有大的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條件的地方，能夠說得上的是土地過渡給小私有農民階級；在民主革命完
全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說得上國有化；並且將大的資本主義式的佔有轉給工人的社團，因爲我

們正是按着我們的力量，自覺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贊成不斷革命，我們不半途中止。如果我們不允諾現在立即一切「社會化」，正是因為我們懂得這個任務的真正的條件，並且不是掩飾，而是揭露在農民的內部日益成熟着的新的階級鬥爭。

我們用一切力量，起初，是幫助農民一般的反對地主，幫助到底——一直到沒收土地，然後（甚至不是在以後，而是在同時）幫助無產階級一般的反對農民。此刻忽視農民內部在革命（民主的）後的「另一天」力量的結合，這是空洞的烏托邦。我們不陷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良心，並不徵逐於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能夠說而且只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比較容易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從現在農民起義的勝利中我們沒有允諾任何協調任何平等，任何「社會化」，相反的，我們「允諾」新的鬥爭，新的不平等，新的革命，我們努力於這個革命。我們的學說沒有社會革命黨的神話那樣甜，但是，誰要是想只吃甜的，那麼就讓他到社會革命黨那裏去，我們對這種人說：這如乘「傲屍」。

（「列寧全集」，第八卷「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八五——一八七頁，一九〇五年）

三、黨在反對曲解列寧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

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學說和策略的鬥爭

1. 反對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鬥爭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底作用的「理論」。那裏說：

「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

這種對俄國的「不斷革命派」的定義，至今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種定義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圓滿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的分析，已經指明了，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

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思想。因此，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定義，並且用別的更完全的定義來代替了這個定義。在這個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理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爲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要補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所提倡的那種沒有加括弧的不斷革命底思想。恰好相反，只有列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正確地認識了和發展了不斷革命底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革命派」之間的區別，就是：「不斷革命派」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將牠變成了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字眼。而列寧則採用了純潔的不斷革命思想，把牠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應該記得，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思想，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底

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關於這點所說過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着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中止……。」

我們並不陷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的良心，並不徵逐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紙能說而且只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底黨，比較容易些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和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又請看列寧經過了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考茨基，希法亭，馬爾託夫，齊爾諾夫，黑爾克維特，龍格，麥克唐納爾，都拉底，以及『第二半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同其他的英雄好漢們，都不會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順

。斯大林註：着重點是我加的。

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鬥爭，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夠如何趕到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六頁）。

我要讀者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底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有些同志至今還認為：列寧祇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大概一九一六年左右，才有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我要這些同志特別注意這個引證。這個引證毫無疑義地證明，這些同志是深入迷途了。

2.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反對右派否認轉變的戰略計劃的鬥爭

現在來看加米業夫在「真理報」第二七期上的一篇文章中，怎麼規定他與我的提綱及上述意見的「分歧」。這能幫助我們更確切地說明這些提綱和觀點。

加米業夫說：「至於列寧同志底總方案，那我們是不能採納的，因為他的出發點，是承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並且打算到這革命立刻會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裏，有兩個人的錯誤：

第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結」問題，提得不對。這就是抽象地、簡單地、單色地「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提出這個問題，這種提法不適合於客觀的實際情形。誰要是這樣提出問題，誰要是現在僅僅這樣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完結了」，那末他就使自己沒有可能去了解非常複雜的，至少是「兩色」的實際情形。這在理論上是如此。而在實際上，他就無法可想地投降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

事實上，實際情形指示給我們看，一方面，政權過渡到資產階級（普通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結」）；他方面，與真正的政府並存的，還有一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附屬政府，這後一個「也是政府」，自己曾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自己曾使自己受着資產階級政府底束縛。

加米業夫底舊的布爾塞維克的公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完結」，有沒有概括這種實際情形呢？

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陳舊了。牠已全不中用了。牠已死了。要努力復活牠，是徒勞無功的。

第二，這是實際的問題。在俄國現在還能否有特別的、脫離資產階級政府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點我們並不知道。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築在不知道的事情底基礎上，是不應該的。

可是，即使這樣的專政還可以實現的話，那麼，達到這一點的道路，祇有一條：立刻堅決地、不同頭地使運動中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份子脫離小資產階級份子。

爲什麼呢？

因爲整個小資產階級，不是偶然地，而是必不可免地轉向了國家主義（等於防守主義），「贊助」資產階級，依賴資產階級，懼怕和資產階級脫離等等。

假使這個小資產階級現在已經能夠取得政權而不願去取牠，那麼怎樣才能「推動」他們去取得政權呢？

祇有使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獨樹一幟，祇有用解脫這些小資產階級卑怯性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能推動他們去取得政權。祇有不在口頭上面而在實際上脫離小資產階級影響的那些無產者底團結一致，才能在小資產階級腳下，造成這樣的「熱」土，使牠在某種條件之下，不能不奪取政權；古契科夫、密留科夫等（也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變成齊赫之、泰雷特利、社會革命黨人及

斯節克洛夫底統一政權和單一政權的局面，這點甚至也是可能的；因為這些人終究都是「防守派」。

誰要是馬上迅速地、不同顧地使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份子（即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脫離小資產階級；那麼，他在兩種可能的情勢之下，都能正確地表現運動底利益：第一種情勢，即俄國還會遇到特別的、獨立的、不服從資產階級的「工農專政」；第二種情勢，即小資產階級不能脫離，而將永遠（即在社會主義以前）動搖於我們和資產階級之間。

誰要是自己的行動上，祇是根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完結」的公式；誰這樣就是擔保小資產階級一定能夠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誰這樣就是在目前全無辦法地乞憐於小資產階級。

這裏我附帶地指出一點，即關於工農專政的「公式」，不妨回憶我在「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書上特別着重說過的話（「十二年來之論文集」四三五頁）：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世上一切事物一樣，有他的過去和將來。牠的過去——是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權制度……；牠的將來——是反對私有制度的鬥爭，僱傭工人反對業主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加米業夫底錯誤，就在他到了一九一七年，還祇看着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過去。而這個專政底將來實際上已經開始，因為僱傭工人和小業主底利益及政策實際上已經背道而馳，並且在這樣最重要的問題上，如「防守主義」問題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問題上已經背道而馳。

現在我要說到加米業夫上述議論中的第二個錯誤。他反對我，說我的方案「打算」到「這個（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立刻會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不對的。我非但不「打算」到我們的革命會「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且簡直警告人家不要有這種主張；我曾在「四月提綱」第八條上聲明：「我們直接的任務並不是」施行「社會主義」。

假使誰打算到我們的革命立刻會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那麼他就不能起來反對直接施行社會主義的任務，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不僅如是。即在俄國建立「公社式的國家」（即按照「巴黎公社」式樣而建設的國家），也不能「立刻」就實行，因為這需要在一切（或大多數）蘇維埃中大多數的代表，明白地覺悟到社會革命黨人、齊赫芝、茲雷特利、斯節克洛夫夫等等的政策和策略底全部錯誤及害處。而我已十分

確切地聲明過，我在這方面，祇「打算」作「忍耐的」解釋（爲要取得「立刻」可以實現的變更，那還用得着忍耐嗎？）！

加米業夫未免太「性急」了，他重複了資產階級關於「巴黎公社」的成見，好像「巴黎公社」「立刻」就要施行社會主義。實際上並不如此。可惜「巴黎公社」是把施行社會主義的工作過於推遲了。「公社」底真正的實質，不在於資產者通常找尋的地方，而在於創立特式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在俄國已經產生了，這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加米業夫並未考察事實，考察現有的蘇維埃底意義，考察蘇維埃在形式上、社會政治性質上與「巴黎公社」國家的相同之點。他不去考察事實，而來說那種我似乎會「打算」「立刻」實現的東西。結果可惜祇是重複了許多資產者底慣技，對於這些迫切的、實際的、生活所提出來的問題，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是什麼，按其形式，她是否高於代議制的共和國，她是否更有益於人民，她是否更更民主些，她是否更便利於鬥爭（如補救麵包缺乏的鬥爭）等等問題，置之不顧，而却把注意力轉移到「打算立刻轉變」這種空的似乎科學的、但實際上毫無內容的、大學教授式的死問題上去。

這是一個空的、虛設的問題。我所「打算」的，僅僅是並且純粹是：工人、兵士和農民，其應付實際的困難問題，如增加食糧生產，改良分配，改善兵士生活等等問題，都要比官僚和警察應付得好些。

我深信，工兵代表蘇維埃將比代議制的國家，更快地、更好地實現民衆底自動力（關於兩種國家式樣底比較，在另一信中再行詳說）。她們將更好地、更實際地、更正確地決定，怎樣可以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且是實行那些步驟監督銀行，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一種步驟。德國的地主和資產者今天在採取這種步驟來反對人民。假使工兵代表蘇維埃明天獲得全部國家政權，那麼牠更會採取這種步驟來爲人民謀福利。

被迫採取這種步驟的是什麼呢？

飢荒，經濟底破壞，快要臨頭的破產，戰爭底恐怖，戰爭所給與人類的創傷底恐怖。

加米萊夫文章底結尾，有下列的聲明：「在普遍的討論中，他希望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爲這是革命社會民主黨唯一可能的觀點，因爲社會民主黨願意保留爲而且應該始終保留爲革命無產階級羣衆底政黨，而不是變爲共產主義者宣傳員底小團體。」

我以為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到他對於目前時局非常錯誤的估計。加米葉夫把「羣衆底黨」和「宣傳員底小團體」對立起來。但須知「羣衆」現在正陷於「革命的」防守主義底穢氣中。在這種情勢之下，國際主義者善於抵抗「羣衆的」穢氣，不但比較「願與羣衆留在一起」，即比較共同陷在穢氣之中、要體面些嗎？歐洲各交戰國裏，國家主義者怎樣爲自己辯護，說他們「願與羣衆留在一起」，這點我們難道沒有看到嗎？在某個時候，善於站在少數地位以反對「羣衆的」穢氣，這不是當然的嗎？爲要把無產階級的路線，從「羣衆的」防守主義的及小資產階級的穢氣中解放出來，那末宣傳員底工作現在不正是中心點嗎？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羣衆彼此混合着，沒有分清羣衆內部的階級區別，這正是造成防守主義穢氣的條件之一。輕蔑地說什麼無產階級路線底「宣傳員小團體」，恐怕是說不過去吧。

3. 黨反對托洛斯基誣蔑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改換武裝」的鬥爭

所以，布爾塞維克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根據不斷革命論而「改換了武裝」；由此便脫離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反革命的特徵」，結果，不斷革命論就「完全」證實了：這就是托洛斯基的結

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布爾塞維克對俄國革命及其動力等的估計，放到那裏去了呢？或者這些理論沒有「完全證實」，或者是完全沒有「證實」，或者是他們早已懸在空中，而把自己的位子讓給不斷革命論去使黨「改換武裝」。

所以，布爾塞維克在世界上糊混了多年，從一九〇三年「開始」，也團結了一個勉強可以過去的黨；可是，他們從來就沒有自己的革命理論，一九〇三年「開始」，糊糊塗塗混到了一九一七年；後來他在托洛斯基手中發現了不斷革命論，於是他們便決定「改換武裝」，而且終於「改換了武裝」，槍決了列寧主義和列寧革命理論最後一點殘餘，於是，不斷革命論與我們黨的「立揚」就「完全符合」起來。

同志們，這是很有趣味的故事，這個也可以說是馬戲院內常見的奇妙的把戲。可是我們這裏並不是馬戲院，而是黨的代表會議。我們並沒有僱請托洛斯基為馬戲院的戲子。究竟這套把戲有什麼用處呢？

列寧曾經怎樣估計了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呢？列寧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經論及這個理論，嘲笑他是「奇妙的」「頂括括的」理論，他說：

「分析當前革命中的階級關係，這是革命政黨的主要任務……托洛斯基在『我們的話』中，對於這個問題，有不正確的解決，他只是重複他在一九〇五年時的奇妙理論，而不願意去想一想，究竟由於什麼原因使十年的生活，都不按照這個『頂括括』的理論去進行。」

托洛斯基的奇妙的理論，是從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兩方面偷來的東西合成的；從布爾塞維克那方面偷來的就是號召無產階級去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及奪取政權的號召；而從孟塞維克那方面偷來的便是『否認農民的作用』；因此『托洛斯基在實際上是幫助了俄國自由工人的政敵』，這些人之『否認』農民的作用，實際上就是不願意把農民提高到革命中來。」

（『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至三一八頁）

從此可見，在列寧看來，不斷革命論是半孟塞維克的理論，忽視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革命作用。

這種半孟塞維克主義的理論，怎樣能夠與我們黨的立場（就是「從一九一七年」也好）「完全相符合呢」，這是不可了解的事。

X X X

這樣一種理論怎樣能夠來「重新武裝」我們布爾塞維克黨，這確是不可了解的事。

（斯大林：「論反對派」，「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四〇五——七，一九二七年）

4. 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對普列布拉仁斯基的機會主義立場的批評

斯大林同志談決議的第九條：

「第九條、這些革命階級的任務，就是當時緊張一切力量，以便奪取國家政權，以便指揮這個政權與先進國革命無產階級聯合，走上和平，走上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

普列布拉仁斯基：我提議把決議的結局作另一個修正：「以便指揮這個政權，走上和平，並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存在之下走上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採納委員會的修正，結果就與已經通過的決議發生紛歧。

斯大林同志：我反對把決議作這樣一個結局。並不是沒有可能，正是俄國是這樣一個國家，開闢着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至今還沒有那個國家享有這樣的自由，嘗試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如像任俄國一樣。除此以外，我們革命的基礎比較西歐更廣泛，在西歐那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面對面的站着，完全的單一化。我們這裏，工人幫助最貧苦的農民階層。最後，德國的國家政權機

關較之我們的資產階級的不近代化的機關，其效能要好得多，而我們的資產階級本身就是向歐洲資本朝貢。必須摒棄那種頹廢的意見說：只有西歐能夠指出我們的道路。有教條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我是站在後一種上的。

主席：把普列布拉仁斯基的修正提付表決。否決。

（「俄國社會民主黨六次大會記錄」，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三日，二三三——二三四頁）

5. 揭破托洛斯基主義者在轉變問題上偷運私貨

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先鋒部隊。

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雖然是被打破了的和暗藏的托洛斯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這是近於罪惡與背叛工人階級的昏聩。

因此，某些「歷史家」和「著作家」企圖把暗藏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廢物偷運到我們文壇上來，這種企圖受到布爾塞維克底堅決的打擊。

因此，不能容許與托洛斯基主義的偷運家舉行爭論。

我認爲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的「歷史家」和「著作家」現在企圖經過兩條路線來進行自己的偷運事業：

第一，他們企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輕視中派主義的危險，這裏沒有經驗的讀者可以這樣揣測：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祇有在大戰之後，當他在托洛斯基底幫助之下「改換武裝」以後才成爲真正的革命家。這類偷運家標本式的代表就是斯洛茨基。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像斯洛茨基及其同流的人，是不值得同他們長久周旋的。

第二，他們企圖證明，列寧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這裏使沒有經驗的讀者可以這樣揣測列寧在那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祇有在大戰以後，當他在托洛斯基底幫助之下「改換武裝」以後，他才開始了解這個轉變之必要。這類偷運家的標本式的代表就是「聯共簡史」的作者瓦羅瀉維赤。的確，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寫道：「我們立刻就開始從民主革命轉變，恰恰是隨着我們底力量程度，隨着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程度，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住在半路上」。的確，這類事實和文件可以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很多，但是列寧生平和行動中的這些事實與瓦羅瀉維赤有什麼相干

呢？瓦羅瀉維赤底著作的是在布爾塞維克的染色之下偷選自己反列寧的私貨，誹謗布爾塞維克和假造布爾塞維克底歷史。

你們這裏看到，瓦羅瀉維赤之流與斯洛茨基之流是一樣的東西。

這是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底「道路和歧路」。

你們自己都知道把報紙篇幅送給這類「歷史家」以成就其偷運行爲，這不是編輯部底事情。

照我的意見，編輯部底任務，是要把布爾塞維主義歷史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研究我們黨史的事業推上科學的布爾塞維克的軌道，並加緊注意力，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及所有其他我黨歷史底偽造家，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

這一點之所以更需要，因爲甚至有些我們的歷史家——我這裏指的是沒有括弧的歷史家，我當布爾塞維克的歷史家——也沒有免除錯誤。這種錯誤，替斯洛茨基和瓦羅瀉維赤助長聲勢。可惜這裏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是例外，在他的「聯共簡史」上，雖有它的優點，却也包含着許多原則上和歷史上的錯誤。

第四章 革命危機及其在現階段的成長

一、列寧論革命形勢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沒有革命形勢，革命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是一切的革命形勢都會產生革命，這是毫無疑義的。但一般的講來，革命形勢底標誌是些什麼呢？如果我們指出下面三個主要的標誌，那我們大概是不會錯的，這三個主要的標誌，就是：（一）統治階級不能照舊保持其統治；上層底某種危機，統治階級底政治危機，造成一種裂痕，使被壓迫階級底不滿和憤激爆發出來；下層不能「照舊生活」，這對於革命底到來通常是不夠的；要革命底到來還須使「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二）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難非常加劇。（三）由上述各種原因引起的羣衆積極底大增；這些羣衆在和平時代安靜地讓人來掠奪自己，但在變亂時期，則危機底全部環境以及「上層」自身都吸引他們實行獨立的歷史的發動。

沒有這些客觀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不依單個集團和政黨底意志爲轉移），按通例來說，革

命是不可能的。這些革命的變化之總合，就稱為革命形勢。這樣的革命形勢，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和西歐各國革命時代都曾有過；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德國，在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一年，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的俄國，也有過這樣的革命形勢，雖然那時並沒有發生革命。爲什麼？因爲不是一切革命形勢都產生革命，而只有在除了上述的客觀的變化之外，再加上主觀的變化的時候，才產生革命，這主觀的變化就是：革命階級能作革命的羣衆行動，而這種行動有充分力量足以破壞（或部分地破壞）舊政府，這種政府無論何時，即在危機時代，如不加以「推翻」，自己也是不會「顛覆」的。（中文本「列寧選集」第九卷，解放社版，第八七——八八頁）

一切革命的以及二十世紀以來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列於：要革命得到勝利，僅僅被剝削和被壓迫羣衆覺着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這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得到勝利，還須要剝削者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只有這個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來，就是：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革命，第一，就須要多數工人（至少也須要覺悟的、有思想能力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多數工人）完全明瞭革命底必要，並爲了革命有赴

湯蹈火的決心；第二，須要統治階級遭受政治的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牽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消沉的勞動者和被壓迫的羣衆中，迅速產生很多的能幹政治的鬥爭的代表，其數量驟增至十倍或甚至百倍），這種危機滅弱政府底勢力，使革命者能夠很快地推翻政府。

善於尋找、探索、正確斷定使得羣衆接近真正的、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的、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曉得——任何人事先都不能斷定——英國什麼時候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山最足以喚醒和掀起極廣大的、目前還未驚醒的羣衆去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我們的一切準備工作，以便四隻足都裝上鐵蹄（像已故的普列哈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一樣）。或許國會危機可以引起「山崩海裂」，或許由極紛亂的、日益險惡和劇烈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第三種以及其他的事變，都可以引起「山崩海裂」。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那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共產黨人底疑竇，這個問題，我們大家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切實解決了），我

們所說的，是那一種緣由，將來會喚起目前還是沉睡的無產階級羣衆，去動作起來，並使得他們緊迫近革命。我們不要忘記德列伊爾斯案底陳例，當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無論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要比現時少一百倍，但是只要有這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只要發生反動軍閥千百椿無恥行爲中之一椿（德列伊爾案），就足以使人民緊迫近國內戰爭！

就在英國裏，在軍隊中，在「自己」國家底被壓迫的和不平等的民族中間（如愛爾蘭、各殖民地）。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也應當按照新方法和新精神（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法，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法，不是用改良主義的精神，而是用革命的精神）來進行的。因爲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而現時是在大戰之後，當各民族受到戰爭的痛苦，急速張開眼睛去認識真情實況的時候（而這真情實況，就是幾千萬人陣亡和變爲殘廢只是爲的解決一個問題：英國強盜，或德國強盜，究竟那一個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釀成衝突，引起危機，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無數火星到處橫飛，我們不曉得，而且不能曉得，到底那顆火星將燃起大火，把這羣特別從甜睡中喚醒起來，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到各方面，

甚至去到那最陳腐的、最腐敗的、看來沒有希望的方面，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更不能勝任。裕如，便不會知道各方面的情形，便不會用各種武器，我們既沒有準備就緒以便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將社會生活各方面建設了，——而現在也把她們破壞了），又沒有準備就緒以便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法去改組全盤社會生活。

但是到了羣衆實際行動的時候，要安排百萬大軍（假使可用這個名詞的話），要佈置目前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僅靠宣傳的老辦法，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無用處的。此時不能只計算到幾千人，像不會領導過羣衆的小組宣傳員本來所計算的一樣；此時應當計算到幾百萬人 and 幾千萬人。此時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底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一定要一切階級，毫無例外）在歷史上發生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這樣佈置，以至於決戰時機已經完全成熟起來，以至於下列條件已經具備：一、仇視我們的一切階級力量，已充分錯亂，他們彼此之間已搏戰到充分程度，已因力不勝任的鬥爭，弄得精疲力盡；二、一切動搖的、不穩定的中間份子，即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民衆面前，充分揭破了自己，已因實際上的破產而丟腦；三、在

無產階級中，羣衆熱情已經開始並且日益高漲，去贊助極堅決勇敢的革命行動，去反對資產階級。只有在這時，革命時機才算成熟，只有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上面簡括敘述出來的條件並正確選擇時機的話，我們的勝利，才有保障。（「左派幼稚病」，一〇三——一二四頁）

二、列寧論武裝暴動是革命危機的頂點

佔統治的「社會主義」黨派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最可惡的或許也是最流行的方式之一，就是一種機會主義的造謠，說準備起義，說對待起義一般的應如對待藝術一樣，是「勃爾基主義」。

機會主義首領倍恩斯坦以誣馬克思主義爲「勃爾基主義」而獲得了可恥的大名；現在高呼「勃爾基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一點也沒有給倍恩斯坦的枯燥的觀念添上多少新的和豐富的內容。

誣蔑馬克思主義者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爲勃爾基主義者，豈有此理的曲解真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能否認，正是馬克思用最肯定的確切的和斷然的態度解釋過這一點，正是他稱起義爲藝術，他說對待起義必須如同對待藝術一樣，他說必須奪取第一個勝利，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不停地向敵人進攻，利用敵人的紊亂等等。

要使起義獲得成功，不應當依靠在陰謀上或政黨上，而應當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上。這是第一點。起義應當依靠民衆革命的高漲，這是第二點。起義應當依靠在革命歷史發展的轉機關頭，這時民衆的先鋒隊伍底積極性非常大，這時在敵人的隊伍內和在薄弱的猶疑不決的友軍內動搖更其厲害，這是第三點。這三個條件是馬克思主義對起義問題的提法，與勃爾基主義不相同的。

但是，如果當這些條件具備時，那末拒絕對待起義如同對待藝術一樣，這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

爲着證明，爲什麼正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必須承認黨有着責任，爲客觀事變發展行程在議事日程上已提出的起義，並且把起義當做一種藝術看待，爲着證明這點起見，恐怕最好還是應用一種比較的方法，把七月三日——四日與九月這些日子對照一下。

七月三、四日，反對起義，還可以不是罪惡，當時這樣提出問題：奪取政權不更正確些嗎？因爲敵人簡直是詭譎我們起義，並以對付起義者的方法來對付我們。但是，不能從這裏作出結論，說當時奪取政權是有利的，因爲當時對於起義勝利的客觀條件還沒有。

(一)當時我們還沒有革命先鋒隊的那個階級。當時我們在首都的工人和兵士中還沒有獲得

大多數。現在我們兩個首都內都有了大多數。這個多數，祇是七八兩月的歷史，鎮壓布爾塞維克的經驗和康尼洛夫事變的經驗所造成的。

(二)當時還沒有全體民眾的革命高潮。現在康尼洛夫事變之後，這是已經有了。各省和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之奪取政權，都證明這一點。

(三)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敵人險仗中間和不堅定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那種普遍的嚴重的政治的動搖。現在那種動搖已到了極端，我們的主要的敵人——協約國的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協約國是世界帝國主義的主腦），現在正動搖於戰爭到勝利爲止與單獨議和反對俄國二者之間。我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很明顯地在民眾中失去了大多數，動搖已到極端，拒絕聯盟，即是拒絕與立憲民主黨人合作。

(四)因此，七月三——四日的起義，是錯誤的，因爲無論在體力上政治上我們都是不能保持我們的政權。在體力上，是因爲彼得格勒雖然暫時落在我們的掌握中，可是，我們的工人和士兵，不會因奪取彼得格勒而甘心情願地奮鬥，而犧牲生命；他們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憤激，當時對於克倫斯基以及采萊台理，邱爾諾夫等的怨恨憤怒，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沸騰，當時我們的人

還沒有在領導布爾塞維克的經驗中受到鍛鍊（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是參加鎮壓的）。

在政治上，我們在七月三——四日不能保持政權，因為在康尼洛夫事變前，軍隊和各省的力量，能夠而且已經開始向彼得格勒進攻。

現有的情勢，就完全不同了。

在我們方面，有了階級的大多數，革命的先鋒隊，民衆的先鋒隊，能夠團結羣衆。

在我們方面，有了民衆的大多數，因為邱爾諾夫底離職，雖不是惟一的，可是是最顯明的最清楚的一個標誌，表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的聯盟（從社會革命黨本身）不能得到土地。而革命的全民性質的焦點，就在這裏。

在我們方面，黨的情況是優越的，在全部帝國主義和整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聯盟空前的動搖之下，我黨堅定地懂得自己的道路。

在我們方面，有必勝的信念，因為民衆已完全臨於絕望，而我們給全體民衆以可靠的出路，因為在「康尼洛夫事變時」，向民衆指出了我們領導的意義，後來我們向同盟派提議妥協，可是他們終於繼續不斷的躊躇動搖，而拒絕我們的提議。

如果以為我們的妥協的提議，「尚未」被拒，以為「民主會議」還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麼這便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妥協提議，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是這樣，便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提出這個提議，但是其他政黨，已經拒絕了這個提議，所謂民主會議，僅僅是一個會議而已，實際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們不能忘記，民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的代表，並沒有最貧窮的和最困苦的人民代表，他是一個少數人民的會議，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以對付國會的態度來對付這個民主會議，那末我們便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便陷於極無希望的國會的狂疾之中了；因為民主會議，即使宣佈自己為國會，即使宣佈自己為革命的最高無上的國會，他也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因為決議，不是靠着民主會議，而是靠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域。

在我們前面起著勝利的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在我們前面，優越的情況，祇要我們在一起中勝利，就可把使民衆痛苦的動搖結束，就可把世界上這個最痛苦的東西結束，就可把反革命的單獨議和的鬼計扯破，就可提議公開的議和，更加完善的更加公正的議和，更加有利於我們的議和來扯破反革命的單獨的議和。

最後，只有我們的黨，在起義中獲得勝利，才能解救彼得格勒。因為如果我們提議讓布選受拒絕，甚至連休戰都不能得到，那麼我們就會成爲「防禦者」，我們就會成爲領導主戰的黨派，我們就會成爲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將採真正革命的方法，來進行這個戰爭，我們將要奪取資本家的一切麵包和鞋子。我們只給他們（資本家）以小塊的麵包，我們只給他們以木屐草屐，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木屐都拿到前線上去。

那時我們能夠鞏固彼得格勒。

在俄國依然還有極豐富的可以供給真正革命戰爭用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資源；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德國至少會同意與我們停戰。須知在月下，能夠達到停戰，就無異於說戰勝了「全世界」。

我們懂得爲爭取革命，爲挽救帝國主義兩個集團「單獨的」瓜分俄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起義是絕對的必要。所以第一，我們必須在民主會議上，使我們底政治策略適應於正在生長中的起義條件。第二，我們必須證明，我們之接收馬克思的「必須把起義當作一種藝術」的思想，並不是僅僅在口頭上。

在民主會議中：我們必須立即鞏固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團，我們不要計較數量，我們不要怕動搖分子站在動搖分子的營壘中，因為他們站在那邊，比較站在堅決的熱烈的戰士們營壘中，對於革命事業，更其有利。

我們必須做一篇簡短的布爾塞維克的宣言，嚴格的着重指出冗長的演講，以及一般「演講」之不合時機，爲挽救革命，必須立即行動，完全的與資產階級破裂是絕對的必要，完全的撤換現在的政府，與準備單獨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必須立即將全部政權轉入革命無產階級所引導的革命民主派的手中。

我們的宣言，應當用簡短而嚴格的將黨綱草案的結論規定進去：給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以卑鄙醜惡手段得來的利潤，制止資本家任意破壞生產。

這個宣言，愈簡單愈尖銳就愈妙。在這個宣言中，只要清楚的指出下面兩個主要點：民衆因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動搖和階階，已經受盡了痛苦，而且達到了絕望的地步；我們堅決果斷的和這些政黨破裂，因為他們背叛了革命。

另一點是：立刻提議沒有併吞的議和，要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實行

斷絕關係，我們或者立刻取得是停戰，或者是使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轉到保衛防禦的方面來和進行革命的民主派方面來，在革命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進行真正的正義的和真正的革命戰爭。

讀了這個宣言後，就要下決心，而不是講廢話，就要行動，而不是寫決議，我們應當動員我們整個組織到工廠中去，到兵營中去；那些地方，就是它的崗位，那些地方，就是生命的動脈，那些地方，就是挽救革命的泉源，那些地方，就是民主會議的推動者。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當在熱烈而奮激的講演中，說明我們的政綱，並提出這樣問題：或是民主會議完全接受這個政綱，或是起義，中間的路是沒有的，等待是不可能的。革命已在危急中。

提出這樣的問題：把我們的組織集中到工廠和兵營中去，我們正確估計起義發動的時機。

爲着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起義，即是把起義當作藝術，那末同時我們應當不失去一分鐘的來組織起義部隊總參謀部，把我們可靠的兵團動員到最重要的地點上去，包圍亞力山大戲院，佔領彼得派夫洛夫砲台，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派遣這樣的隊伍；寧可死而不讓敵人到城市的中心來，我們必須動員武裝的工人，號召他們作拚命的最後的決戰，立刻佔領總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起義者的總參謀部，設置在中央電報局裏，使之可以和所有的工廠，所有的

兵團，以及所有的武裝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連絡起來。

自然，這些都不過舉其大概而已；這些不過說明在現在的時機中，如果不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麼就是不忠於馬克思主義，就是不忠於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馬克思主義與起義」一九五——一九九頁，一九一七年）

三、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無產階級勝利直接的條件

同志們！我們的革命正處在高度危機的時候。這種危機是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生長和世界帝國主義反對革命鬥爭的巨大危機相呼應的。在我黨負責領導人身上放着偉大的任務，不執行這個任務就威脅到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完全破產。真的，時機是這樣的：延遲等於死。

看一看國際的情況。世界革命的生長是無可爭辯的。捷克工人騷動的爆發，被無情的殘暴所鎮壓了，這就指明政府到了極端的紊亂。在意大利土寧的情形同樣也達到了羣衆的爆發。但最重要的是在德國艦隊的起義。應當想像到：在德國這樣的國家，尤其是在現在的條件下，革命的重要形勢的困難。不用懷疑，德國艦隊的起義是說明世界革命生長的巨大危機。如果我們的沙文主義者宣傳德國失敗，要求德國工人立即起義，那麼，我們，俄國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照一九〇

五年——一九一七年的經驗，懂得革命生長標誌最令人感得到的莫過於軍隊的起義。

想一想吧，在德國革命者看來，現在我們又處在怎樣的情況中呢。他們能夠對我們說：我們有一個李卜克納西，他公開的號召革命。他的呼聲爲勞役的監牢所鎮壓住。我們這裏沒有一個報紙，能公開的說明革命的必要，我們這裏沒有集會的自由，我們這裏沒有一個工人蘇維埃，或士兵代表會議。我們的呼聲幾乎難於達到真正廣大的羣衆中去。而我們雖然只有百分之一的把握，仍舊幹了起義的企圖。但是，你們，俄國革命的國際主義者，自己有半年自由的鼓動，你們有二十幾種報紙，你們有整個的工人蘇維埃和士兵代表會議，你們在兩個首都的蘇維埃勝利了，整個波羅的海的艦隊和在芬蘭的整個俄國軍隊站在你們的方面，而你們不嚮應我們的起義的號召。你們的起義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勝利的把握，而你們不去推翻你們的帝國主義者——克倫斯基。

對的，如果在這樣一個時候，在這樣一種有利條件下，對德國革命者的號召只是回答……一個決議，那麼我們將是國際主義的真正叛徒。

補充說一點，我們大家都很好的懂得，國際帝國主義協商和陰謀反對俄國革命是迅速的增長。無論如何要窒息俄國革命，用武裝的方法和犧牲俄國的和約來窒息俄國革命，——這就是國

際帝國主義爲什麼更其接近的原因。這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危機特別地加激，這就是使得特別地危險——我幾乎準備說：延遲起義就是我們的罪惡。

其次，再拿俄國內部情形來看，小資產階級妥協政黨（它是反映羣衆對克倫斯基及一般的帝國主義者不自覺的相信）的破產完全成熟了。完全的破產。在民主的會議上蘇維埃院投票反對合作，大多數地方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不顧在中央蘇維埃那裏坐着有阿甫雪伊也甫及克倫斯基的其他朋友）投票反對合作；在莫斯科的選舉，那裏工人羣衆更加接近農民，那裏有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的票贊成布爾塞維克（而在士兵中十七萬票有十四萬贊成布爾塞維克），——難道這不是人民羣衆對克倫斯基及其與克倫斯基妥協者之流的信仰完全破產嗎？難道能夠想像，要人民羣衆比投票贊成更明顯的對布爾塞維克說：『引道我們，我們跟你們走。』

因此已取得了人民羣衆的大多數站在我們的方面，已奪取了兩個首都的蘇維埃，而我們還將等待！等待什麼呢？等待克倫斯基及康尼洛夫將軍把彼得堡交給德國，因此他們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與布卡南和威爾遜進行陰謀來完全的窒息俄國革命。

不但如此，莫斯科的投票和蘇維埃的改選，除了表示人民對我們的信任外，還表示冷淡和漠

不關心也是一個特徵。這是很明顯的。這並不是說明革命的消沉，如像立憲民主黨及其附和者所叫喊的那樣，這是說明對決議對選舉的信心的消沉。在革命中羣衆要求領導的政黨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詞，是在鬥爭中的勝利，而不是空話。這樣的時候會到來：這時在人民中可能發出這樣的意見，就是布爾塞維克也並不比其他黨好，因在我們表示對他們的信任後，他們不善於行動。

在全國到處都爆發農民的起義。最明顯的看到，立憲民主黨及其幕僚用一切方法小視農民起義，他們比之爲「暴行」和「無政府」。這種造謠已爲事實所打破，就是在起義的中心開始把土地轉交農民，從來還沒有過「暴行」和「無政府」做出這樣卓越的政治的結果！農民起義的巨大力量爲事實所證明，就是妥協派、社會革命派在「人民事業」報上，甚至布列史料、布列史料夫斯娜也都在空談土地交給農民，以便在運動還沒有湮沒他們以前來阻滯運動。

而我們將一直等待到克倫斯基康尼洛夫派（正是在最近在康尼洛夫事變中暴露了自己）的哥薩克部隊各個的擊破農民起義爲止嗎？

似乎我黨許多的領導者，沒有注意到我們大家所承認的並不斷重復的那個口號的特殊意義。

☆她是一個民粹派、社會革命的創始人之一。

這個口號即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半年革命中曾有過一個時期有過一個時機，這時候這個口號所說的不是起義。或者因為這個時期和這個時機模糊了部份的同志，使他看不到，使他們忘記了現在（至少是從九月中起）這個口號對於我們等於說是號召起義。

在這一點上用不着一點懷疑。不久以前「人民事業」通俗的解釋過這一點，說：「無論如何是不服從克倫斯基的！」再過這樣吧？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不外是號召起義，如果我們幾個月號召羣衆起義，號召羣衆拒絕妥協，而在革命崩潰的前夜在羣衆表示對我們信任之後，而我們不引導羣衆去起義，那麼完全無話說的，罪惡是在我們身上。

立憲民主黨和妥協派用七月三日——五日的例子，用黑色百人團的煽動的增加等等來恫嚇。但是，如果說七月三日——五日有錯誤的話，那麼只是我們沒有奪取政權。我想這不是當時的錯誤，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大多數；而在現在就是致命的錯誤了，比錯誤還更壞。黑色百人團煽動的增加是容易了解的，這就是生長着的工農革命的空氣極端的加激。但是從黑色百人團煽動的增加中得出反對起義的理由，這是可笑的，因為受資本家收買的黑色百人團是無力量，黑色百人團

在鬥爭中，力量甚至也不用證明。在鬥爭中，康尼洛夫和克倫斯基能夠依靠的只是哥薩克「野蠻的師」。而且現在哥薩克內的分化也已開始，除此以外，在哥薩克的區域內農民的國內戰爭威脅着他們。

我於十月八號星期日寫這封信，你們大約在十月十號可以讀到。我從一個由瓦爾沙鐵路來的同志那裏聽到說：克倫斯基正在調動哥薩克去彼得堡。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們不從各方面檢查這一點，不研究康尼洛夫軍隊第二次徵調的力量和分配，那末，將是我們直接的罪惡。

克倫斯基又開始把康尼洛夫的軍隊調到彼得堡附近，以便阻止政權轉給蘇維埃，以便阻止這個政權立即提議議和，以便阻止一切土地馬上交給農民，以便將彼得堡交給德國，而自已則逃到莫斯科去！因此起義的口號我們應當盡量廣泛的在傳單中散播，這將會有很大的成就。

不能等待全俄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把它推遲到十一月，不能拖延讓克倫斯基再把康尼洛夫的軍隊調動。芬蘭、艦隊和佛利爾（註）都要出席蘇維埃大會，上述這些都能夠立即調動到彼得堡，反對康尼洛夫的兵團，調動艦隊、砲兵、機關槍，以及兩三縱隊的兵力。這些軍隊在非波格已表示全力仇視康尼洛夫派的軍官，而克倫斯基又與這些軍官狼狽為奸。

尼洛夫的軍隊，才能解救俄國和全世界的革命。這種調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在幾天之內解除哥薩克軍隊的一部份，完全的擊潰另一部份，推翻克倫斯基，因為這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士兵都幫助這種調動。

◎ 延遲等於死。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起義的口號。誰使用這個口號，而不懂得這一點，不想到這一點，那就讓他去責罵自己。必須了解對待起義是如同對待藝術一樣，——我在「民主會議」時堅持過這一點，現在我仍是堅持，因為馬克思主義教導着這一點，俄國和全世界的現在的情況教導着這一點。

◎ 事情不在於投票，不在於吸收「左派社會革命黨」，不在於增加省的蘇維埃，不在於蘇維埃的大會。事情在於起義，起義能夠而且應當決定彼得堡、莫斯科、格爾辛霍爾史、克羅斯達特、菲波格和佛利爾；在彼得堡附近和彼得堡內——這裏能夠而且應當決定和實現這個起義，盡可能的嚴重的，盡可能的有準備的，盡可能的迅速的，盡可能的熱烈的來實現這個起義。

艦隊、克羅斯達特、菲波格、佛利爾能夠而且應當向彼得堡前進，摧燬康尼洛夫的兵團，喚

起兩個首腦，進行奪取政權的羣衆鼓動，立即將土地轉交農民，立即提議議和，推爾克倫斯基政府，創造一個政權。

延遲等於死。

（「列寧全集」廿一卷，「給參加北方區區黨羅維埃大會的布爾塞維克同志的信」，三二一——三三五頁，一九一七年）

有四分之一的票的布爾塞維克，戰勝了與資產階級聯合（合作）一共佔有四分之三的票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怎樣會發生這樣的「奇事」呢？

因爲，布爾塞維克的一切敵人，在協約國（全世界強有力的協約國）兩年的幫助之後，現在來否認勝利的事實，簡直是可笑。

事情就是這樣，遭受失敗的人們（包括第二國際一切的擁護者在內）由於他們狂暴的政治的仇恨，甚至不能讓他們自己嚴重的提出關於布爾塞維克勝利的原因這個有趣味的歷史的和政治的問題。事情就是這樣，「奇事」只是從糊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觀點看來才是「奇事」，這種民主派的無識和成見的一切奧妙，都爲這個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所揭穿。

從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這是第二國際所拋棄的）的觀點看來，問題的解答是無可爭論的。布爾塞維克勝利了，首先是因為它自己有廣大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在這裏面有最覺悟的、最熱情的、最革命的部份，這個先進階級的真正的先鋒隊。

、 涅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個首都來看。在這兩個首都照立憲會議的總票數是一、七六五、一〇〇票。從這總票數中：

社會革命黨.....	二一八、〇〇〇票
布爾塞維克.....	八三七、〇〇〇票
立憲民主黨.....	五一五、四〇〇票

那些自稱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派（邱爾諾夫，馬爾託夫，考茨基，郎格，麥克唐之流）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恐怕他們跪在「平等」，「普選」，「民主」，「純粹的民主」或「徹底的民主」的女神之前，叩頭叩破額皮，從這裏並不能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平等的事實。一般的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的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之下，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之下，城市不能與鄉村平等，鄉村不能與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引導鄉村跟自己走。鄉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只是在於：從城市的各階級中，那個階級善於引導鄉村跟自己走，那個階級才勝任這個任務，城市的領導採取什麼形式。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塞維克自己已有無產階級的巨大的大多數。在無產階級中與布爾塞維克競爭的黨——孟塞維克黨在這個時候完全的被打破（九百萬票對一千四百萬，如果加上外高加索六六八〇〇票和七〇〇〇〇——八〇〇〇〇票）。而且這個政黨在十五年的鬥爭中（一九〇三年——一九一七年）已被打破，這個鬥爭鍛鍊了，教育了，組織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且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準備了將來繼續的發展，這個革命實際上決定了兩黨的相互關係，這個革命對一九一七——一九九年的偉大事變的關係上來說是起了總演習的作用。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自稱是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喜歡用無產階級「統一」是有利的甜美詞句來避免嚴重的歷史問題。在這些甜美的詞句之下，他們忘記了在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的工人運動中所積累起來的機會主義的歷史事實，他們忘了（或不願意想）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機會主義破產的原因，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國際社會主義破裂的原因。

這還不是嚴重的和各方面的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一部份去鬥逐和壓倒機會主義，也就不用妄想無產階級專政。俄國革命的這個教訓，必須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派，法國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他們想用口頭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來逃出現在的狀況）所記着。

其次，布爾塞維克自己不僅有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不僅有在長期的和堅持的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所鍛鍊出來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他們在首都還有——如果讓我使用一個軍事的名詞——強固的「突擊的兵力」。

在決定的時機在決定的地方有優勢的兵力，這是軍事勝利的「規律」，同樣也是政治勝利的規律，特別是在殘酷的，沸騰的階級戰爭中（這個戰爭稱之為革命）。

首都或一般的商業的工業的業中心（在我們俄國首都就是工商業中心，但是其他各國不都是這樣）極大的決定着人民的政治命運，——自然這是說：中心城市要在相當的地方力量和鄉村力量的幫助之條件下，即使這種幫助不是立即的也好。

在兩個首都，在俄國兩個主要的工商業中心，布爾塞維克有優勢的決定的力量。我們在這裏比社會革命黨，幾乎有四倍大的力量。我們在這裏比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合起來的力量也

要大些。除此以外，我們的敵人是分散的，因為立憲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孟塞維克在彼得堡和在莫斯科總共只有百分之三的票）的「合作」在勞動羣衆中失去了最後一點的信任。至於說到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與立憲民主黨真正的統一反對我們，在當時也談不上（註）。大家都知道，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領袖，較之社會革命黨的和孟塞維克派下的工人和農民更加百倍的接近於與立憲民主黨聯盟的思想，甚至就是這些領袖也想（曾與我們做買賣）不要立憲民主黨來與布爾塞維克合作。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我們確實的奪取了首都，無論是從集合、集中、訓練、試驗、鍛鍊布爾塞維克的軍隊意義上來說，或是從破壞、削弱、分離、瓦解「敵人」的「軍除」的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有了優勢的力量和最堅強的政治準備工作。

因此有可能用迅速的堅決的突擊，來確實的奪取兩個首都，奪取全部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無論是從經濟的或是從政治的關係上來說）所在的兩個中心。雖然官僚、「知識份子」、怠工者

（註）注意到上述事實所指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統一和團結，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

政黨的極端分散對照一下，這是很有益的。

作者原註

等等的狂暴的反抗，我們還是能夠在國家政權中央機關的幫助之下，用事實證明給勞動羣衆非無產階級的羣衆看；無產階級是他們最可靠的聯盟者，朋友和領導者。

在沒有說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關係的問題以前，還要先說一說對軍隊的問題。

在帝國主義大戰時，軍隊中吸收了人民力量的全部精華，如果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混蛋（不僅有社會沙文主義者——即是直接的站在「保衛祖國派」方面的謝德曼派和魯諾特爾派，而且有「中央派」）用自己的言詞和事實去鞏固軍隊服從帝國主義強盜——德國集團或英法集團的領導，那麼，真正無產階級革命者永遠不能忘記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所說的話：「資產階級教育着無產階級掌握武裝！」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即是在雙方都是侵略的戰爭中，只有奧、德國的奧英、法、俄國的社會主義的叛徒，才能夠說「保衛祖國」，而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則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從一九一四年八月開始）使軍隊革命化，利用軍隊反對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強盜，把帝國主義侵略者兩個集團之間的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變爲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勞動羣衆反對「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正義的合法的戰爭」。

社會主義的叛徒在一九一四年——一七年沒有準備利用軍隊去反對每個民族的帝國主義政府。

布爾塞維克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起用一切宣傳、鼓動，不合法的、組織上的鬥爭來準備這一點。自然，社會主義的叛徒，一切民族內的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對這個問題狂妄說布爾塞維克的鼓動要瓦解軍隊。但是，我們引為榮幸的是我們執行了自己的義務，為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從他們那裏奪得了工人的武裝羣衆。

我們工作的結果，同樣也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的投票中得到了說明，在俄國軍隊也參加了這次投票。

這次投票主要的結果，如史特斯基所給的統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票數的統計

軍隊與艦隊的部份	贊成社會革命黨的	贊成布爾塞維克的	贊成立憲民主黨的	贊成民族主義者和其他派別的	總數
北方戰線	1150,000	850,000	?	500,000	2,600,000

西方戰線	1,800,000	2,311,000	1,800,000	1,111,000	2,222,000
西南戰線	801,000	1,900,100	1,111,000	1,500,000	1,000,000
羅馬尼亞戰線	2,700,000	1,200,000	311,000	1,100,000	1,111,000
高加索戰線	2,000,000	800,000	?	—	2,110,000
波羅的海艦隊	—	* (1,000,000)	—	—	* (1,110,000)
黑海艦隊	311,000	100,000	—	1,200,000	311,000
總 共	1,800,000	1,200,000	511,000	7,000,000	2,222,000
		+ (1,100,000)	+ ?		* (1,110,000)
		1,200,000			+ ?

總結起來是：贊成社會革命黨的一、八八五、一〇〇票，贊成布爾塞維克的一、六七二、三〇〇票。如果加上波羅的海艦隊的二〇〇、〇〇〇票（大約的）；那麼贊成布爾塞維克的是一、七九一、三〇〇票。

因此，布爾塞維克所得的票比社會革命黨並少不得多少。

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軍隊的一半已是布爾塞維克的。

不是這樣，布爾塞維克也就不能勝利。

我們在軍隊中一般的幾乎有一半的票權，但是我們在前線上——接近首都不遠的前線上，有優勢的力量。如果把高加索戰線不算，那末，一般的布爾塞維克力量的對比超過社會革命黨的數量。如果是拿北方和西方戰線來說，那末布爾塞維克獲得超過一百萬的票，以與社會革命黨的四十二萬票相對抗。

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塞維克在軍隊中也有政治的「突擊的兵力」，這就保證布爾

。這個數目字是大概的：兩個布爾塞維克當選，照史特斯基的估計每一個當選人是平均六萬票，因此我這裏估計爲十二萬人

。有一個什麼黨派從黑海艦隊得到一九、五〇〇票，這裏沒有寫上。這個統計表內其餘那些票，幾乎都是烏克蘭社會黨的，因有十個烏克蘭社會黨人當選，有一個社會民主派（即孟塞維克）的人當選。

塞維克在決定的時機在決定的地方有優勢的力量。當布爾塞維克在北方和西方戰線上有巨大的力量時，從軍隊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的任何抵抗，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何抵抗，也談不到，而在離開中心遼遠的戰線上，布爾塞維克有時間有可能從社會革命黨方面奪取農民，關於這一點下面再說。

根據立憲會議選舉的材料，我們研究了布爾塞維克勝利的三個條件：（1）在無產階級中的最大多數；（2）在軍隊中幾乎佔一半；（3）在決定的時候在決定的地方有優勢的力量，即是在首都，在接近中心的前線軍隊中。

主要的正是在這裏。

在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應讀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方面，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根源是在於他們不了解：

在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手裏的國家政權，能夠而且應當成爲吸引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工具，是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方面奪取這些羣衆的工具。

（「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立憲會議的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六三三——六三

八頁，一九一九年）

四、無產階級革命與目前國際形勢

資本主義國家內開始於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經濟危機，繼續到一九三三年之末。在以後，工業的低落是停止了，危機轉入停滯狀態，以後開始了工業的某些活躍，某些增長，但是這種增長，並不是工業在增長之後能在新的更高基礎上開始繁榮的那種增長，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甚至不能提高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它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祇達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九五——九六，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了新的危機。此危機首先籠罩了美國，一九三七年末，美國的失業人數又增加到一千萬人，英國的失業人數也很快的增加起來。

這樣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從不久以前的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就已經遭受了新的經濟危機。這一情況使得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更加厲害起來。與之相聯系的是：侵略國家企圖犧牲其他防衛薄弱的國家，以補償自己國內由於經濟危機所受的損失，這種企圖，日益更加厲害了。而且在兩個著名的侵略國家德國和日本以外這次還加入了第

三個國家——意大利。

一九三五年法西斯帶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並加以奴役。意大利之進攻阿比西尼亞從「國際公法」的觀點看來，是沒有任何根據與理由的，它的進攻並不經過宣戰，它用了竊賊的辦法，這在法西斯帶是已成爲時髦了。這不僅是對阿比西尼亞的打擊。這同時是對英國，對於英國從歐洲到印度到亞洲的海道的打擊。英國企圖阻止意大利佔據阿比西尼亞，但是沒有結果。爲着放手胡行，意大利隨後退出國際聯盟，並且加緊的武裝起來。

這樣在歐亞間的最近的海道上，就展開新的戰爭的火線。

法西斯帶德國以單一的行動撕碎了凡爾賽和約，並確定要實現以暴力改變歐洲國家疆界的計劃。德國法西斯帶不掩蓋的表示着他們要降服鄰國或是至少侵佔這些國家中住居日爾曼人的地區。根據這一計劃提出了首先佔據奧地利，隨後打擊捷克斯拉夫，再後打擊許是波蘭，因爲波蘭也住居有日爾曼人的並與德國接壤的完整地區，再後；再後——就可以看到。

一九三六年夏開始了德意對於西班牙共和國的干涉。在幫助西班牙法西斯的外衣之下，意大利和德國得到了一種可能，來不聲不響的把自己的軍隊開到西班牙的領土上，開到法國的後防，

把自己的艦隊開到西班牙的領海，開到南面的伯來利亞羣島及直布羅陀區域。開到西面的大西洋區域，開到北面的比斯開灣區域。在一九三八年初，德國法西斯蒂佔據了奧大利，侵入於多瑙河流域中部，并散佈勢力於南歐，接近到亞得利亞海。

德意法西斯蒂擴張了對於西班牙的干涉。可是他們却對一切人說，它們是對西班牙的「赤化份子」進行鬥爭，而并不是企求其他目的。但這是欺騙無知愚人的一種粗魯的笨拙掩飾而已，事實上它們實行打擊英國和法國，因為它們就擊了英國法國到它們非洲亞洲的廣大殖民地去的海道。

至於吞併奧大利，那麼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包括到凡爾賽和約做鬥爭的範圍之內的，不能包括到保護德國「民族」的利益的範圍（德國要把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所失去的領土，歸還德國自己）之內的。無論在戰前在戰後，奧大利并不包括於德國的版圖之內。用暴力將奧大利歸併於德國，正是對於別國領土的粗魯的帝國主義的併吞。毫無疑義的，這暴露了法西斯蒂德國要在西歐大陸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意圖。

這首先是對於英國和法國的利益的打擊。

這樣在南歐，在奧大利及亞得利亞海區域以及在歐洲的極西部，在西班牙及其鄰近海洋區域上，展開了新的戰爭的火線。

一九三七年，日本法西斯軍閥佔據北平，侵入中國中部，佔據上海，日本軍隊之侵入中國中部，好像幾年前侵入東北一樣。是用日本的方法，即竊賊的方法來實行的。這方法就是狡譎鬼計，藉口日本人自己所造成的各種地方事件，就是在事實上破壞條約規定等等的一切任何的國際道義。天津與上海的佔領，使得對於中國的廣大市場的商業的鑰匙，落入日本人的手中，這就是說：當日本把上海及天津掌握到自己的手中的時候，它就能夠在任何時候把英美從中國中部趕出去，而英美在那裏却有巨大的投資的。

自然，中國人民及其軍隊反對日本寇賊的英勇鬥爭，中國巨大的民族的高潮，中國廣大的領土與人民的儲藏，中國國民政府實行民族解放鬥爭直到完全驅逐寇賊出中國的決心，——所有這些都毫無疑義的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並沒有而且不能有其將來的。

但同樣正確的可以說：日本現在是把對於中國的高級底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對於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是對於英國與美國的利益的最嚴重的打擊。

這樣在太平洋上，在中國的區域上，又展開了一條戰爭的火線。

所有這些事實，指示出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事實上是已經開始了。它不聲不響的已經宣戰就開始了，諸國與人民，好像不知不覺的就進入了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軌道。三個侵略國家德意日的法西斯蒂的統治階層，在世界的不同地區，開始了戰爭。戰爭在廣大的空間（從直布羅陀到上海）內進行着。戰爭已經把五萬萬以上的人口牽入於自己的軌道上。它歸根到底，是反對英國法國及美國的資本主義的利益。因為這一戰爭的目的是在於重分世界及勢力範圍，是在於犧牲所謂民主國家有利於侵略國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點，在目前是在於它是由侵略國家來進行與擴展的。同時其他列強即戰爭上所要的那些「民主」國家，却又裝出一種樣子，好像戰爭是對他們無關似的。它們袖手旁觀，它們隱藏於後，歌頌自己的愛好和平，咒罵法西斯蒂侵略者，而……把自己陣地一點一點的讓給侵略者，可是同時還對人說他們是在準備着抵抗。

由此可以看到這一戰爭有着十分奇特的和單面的性質。可是這並不是妨礙它成爲殘酷的粗暴的戰爭，這戰爭是在少有防衛的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及中國民族的背上排演着。

如果用「民主」國家的軍事弱點或經濟弱點去解釋戰爭的這種單面性，那是不正確的。當然，民主國家是強於法西斯帝國。這一展開着的世界大戰的單面性質，是由於缺乏「民主國家」及對法西斯帝國國家的統一戰線。所謂民主國家，自然是不贊成法西斯帝國國家的「極端性」並且害怕這些國家的加強。但是他們更大的害怕歐洲的工人運動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而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反對所有這些「危險」運動的「好的消毒劑」。所以民主國家的統治階層特別是英國的保守黨的統治階層，祇限於勸說的政策，它們勸法西斯帝國統治者「不要把事情弄到極端」，同時又認他們贊得，它們指「民主」的國家統治階層是「完全了解」並且在基本上同情於他們反對工人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動警察政策的。英國的統治階層在這上面所採取的政策，是差不多和俄國自由主義的帝制派資產者在沙皇制度下所採取的政策相同的。這些俄國資產者，害怕沙皇政策的「極端性」，同時更害怕人民。因此他們轉入於勸說沙皇的政策，也就是轉入於與沙皇勾結來反對人民的政策，俄國自由主義帝制派資產階級爲了這兩面性的政策曾經付了殘酷的代價。應當設想，英國的統治階層及其美國與法國的朋友，也會得到它們自己的歷史的報償。

很明白的，蘇聯看到國際政局的這種變動，它不能忽略過這個嚴重的事變，侵略者所開始的

他們的甚至不大的戰爭，都是對於愛好和平國家的一種危險，而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這樣「不知不覺」的進入於各民族中，並且包括五萬萬以上的人口，——這種的戰爭，更不能不是對於一切人民首先是對於蘇聯的最嚴重的危險。這點儘可以由德意日的反共聯盟建立來說明。所以蘇聯在實行自己和平政策之際，同時進一步加強蘇聯邊疆的防禦力量，以及紅軍與海軍的戰鬥準備。在一九三四年末，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蘇聯知道，不管國際聯盟如何軟弱，它還總能成爲揭破侵略者的一個地方，成爲和平的一種工具（雖然柔弱無能）以阻礙戰爭的擴展。蘇聯認爲在這樣的一個時候，甚至不應忽視像國際聯盟那樣柔弱的國際組織。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訂立了法蘇兩國反對侵略者的可能進攻之互助協定，與這同時，蘇聯與捷克斯拉夫訂立了同樣的協定。在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又與蒙古人民共和國訂立了互助協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又與中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十二章，一九三七年）

357

109 100

1122

137
=2

\$0.65